

左
海
文
集

左海文集卷五

福州陳壽祺恭甫

荅林敬廬書

春來疊奉手教，懃懃懇懇，且感且媿，蒙示為學之要，以敬靜培其根，以先聖賢為的，而勿以一時之聞人自期，屬望過深，而陳義極正，壽祺雖駑鈍，敢不夙夜洗心奮力，以求無負君子誨人，不倦之盛心，耶。至壽祺閨門恨事，上厪慈懷，勸勉以自理性情，雖父兄之愛，何以加茲。銘謝銘謝，壽祺數年砥厲，庶隅僅望，猶者強勉學問，猶未得為君子儒，存心養性之功，實未

有執守當日最一日而已正月幸得一男中年差自
慰也餘不多及壽祺再拜

上阮侍郎夫子書

弟子壽祺謹奉書侍郎夫子閣下十月十有五日後
聞 詔書以夫子禮服逾期起復撫閩奪情雖非得
已然斯時之閩海水羣飛公餽方覆 朝廷以東南
筦鑰非公莫任宜若援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
之義上紓宵旰蓋海內承望風采久矣豈獨壽祺為
桑梓慶耶海隅彫敝，甚得大君子與之休養生息
行之以忠允劑之以寬猛庶其有豸壽祺不揣冒昧
敢略陳鄉土疾苦以備蒐採焉自鯨鯢殘孽橫行海
上近二十年其欲睥睨臺灣非一日矣今年春官軍

出其不意破之洲尾雖少挫其鋒而蟻類實繁南北
遊奕猖獗猶昔殆非可甘寢之時也凡水師之調遣
戰船之修造兵餉之支發海口之防禦固皆總督專
政然博訪土人以悉利害募敢死士以伺宜便勸成
其謀而不有其功異可一濟福建濱海要地皆有統
帥鎮之連江之黃崎其一也它日所聞兵船豈無陳
朽不可用歲修之資豈無展轉浸蝕不足給灰繩之
費出洋兵丁法豫支口糧三月而胥之蠶食豈無出
納濡滯將士雖奉檄巡哨豈無伏處艨艟歲時偷安
者乎浙江海島五百六十一所福建四百五十七所

乾隆五十五年有議驅其居民空墟其地者 朝廷
以其人安居樂業難遽遷徙自舊時封禁諸島之外
均免驅逐而責文武以實稽察編列保甲毋使容姦
盜有隱混即焚其艸寮漁船出入口岸官給印照登
記姓名其有匿藏貨物形迹可疑立加嚴詰奸宄可
得 聖人之慮至深遠若此也今聞距黃崎不百
里有禁地曰官塘西洋亡賴結草為寮聚匿其中衆
且數萬名為負販魚鹽實兼為海盜藉兵齎糧貿有
易無縣令莫敢誰何顧此輩亦頗患其巢窟之燬每
鎮將至部校漁弋供媚衆餓一齧誰暇擇肉主藏賴

姦習為故常願密察之苟一隅如此它可知矣又福州南郭外南臺一都會也聞狐鼠不時往來交售米貨值伺虛實其寄留蹤跡民間或不知之而與為市或知之而不敢言然文武官吏猶不免養姦何以責商賈巨商大賈猶不免甘毒何以責窮民此壽祺所日夜隱憂危如繫卵者而當事猶燕雀處堂苟為粉飾恐旦夕禍變未必不在蕭牆之內矣閩中土瘠民貧下游四郡常以瓜薯支半歲食石米過緡錢三千則人心洶懼省治曩有奸人帶鬻居竒每於沿谿要遮米舸騰涌至速大吏臯嘗按律治之且以時定米

穀價故嘉慶戊午以來三四年閒糶糶最平民稍喘
息此誠綏靖之先務也漳泉之結會龍溪詔安馬家
巷石馬之行劫向來官之所知而花會之熾蔓延省
治嘯聚之患漸及上游官所未及知也鄉邨之械鬥
濱海之鹽梟向來官之所知而墨吏之魚肉蠹役之
嫁徇劣衿之把持又官所知之而未盡者也花會之
煽由於大府之騶馭納賂護匿捕之則聞風四竄故
治之當自耳目之近始欲除奸莠必戒良善之株累
欲除械鬥必會營深入曉示利害使獻其首惡數人
痛懲之而其餘安堵如故此易易耳若夫士子讀書

患在學無師法墨守講義獵取浮華而不知為通經
復古之業望有以提唱而裁成之其為壽祺所知績
學端良之士別疏數人以資延訪其所不知不敢妄
語夫百姓雖頑仁義不可不講吏材雖衰政教不可
不立使賢者益勸不肖者皆有以俯跂是故善日遷
而罪日遠及其既敝未有不振奮嚴厲而能治者也
今之為吏昏庸之害深於貪墨姑息之毒烈於暴戾
療癩痂者非鍼灸不達薶藜莠者非剗鋤不絕翫侮
久積則廢法而損威可勿慎與夫子智名勇功兼資
文武豈煩蒙瞽參預萬一且壽祺屬在部民不宜遽

涉公事特恃平主感惠徇知義均子弟不敢不竭其
愚惟恕之察之幸甚壽祺頓首頓首

上儀徵阮夫子書

弟子壽祺謹問左右前月蒙惠書知夏秋患脾溼久
私心憂懣伏惟導宣為道自重去月以有撫閩之

命奉瀆啓聞略疏鄉土所苦書未及達則聞夫子
抗章陳請引據經義堅辭奪情禕哉此舉志節炳於
海內矣蓋上以恩被下以禮守上下交羨抗古義高
夫懷祿忘親貪位棄禮之事習為故常則仁義日衰
廉恥道喪如夫子所持庶足風示衣冠磨厲頑鈍伏
拜下風且欽且嘆乃者聞諸道路頗疑疏中稱病非
實然壽祺知夫子哀毀之餘心摧而體瘁病豈一端

庸獨緣簡書督迫遜詞以謝 朝廷者哉聞公卿間
亦有以辭安富尊榮為夫子難者然此言猶未盡也
竊謂人生大節無它忠孝二端而已矣此而所守不
堅則本實先撥何以立朝假令人臣以終喪違詔雖
獲嚴譴猶可以告無罪於天下而况 聖明孝治

王道無偏有不求忠臣於孝子之門灼然諒其志節
者哉然則夫子之不負所學乃所以不負吾 君

者也必不以世俗之得失為進退明矣朱文正公之
事 君也前席啓沃動歸仁義晚年衰績蹇直益
固忠愛之誠質諸天地十一月二十七日召對良久

乃退而公即於是日寢疾不出矣易箦前三日作芻
廚詩二首此公絕筆即公之遺章也平日不言溫室
樹嘉謨人告外鮮知聞而 聖人再下詔褒闕之
拳拳然好是正直之忱溢於詞表數年來朝野毀譽
之私至是亦熄以此見天道之子善而人心之不止
也臨風興感輒因附述惟恕狂愚幸甚壽祺頌首

上儀徵阮夫子書

弟子壽祺再拜奉夏奉手書敬悉夫子奉命調撫江右伏惟夫子督漕兩載忠勤倍異殫事勢時有所闕而不能盡其才天子知之故有是命此大臣之忠蓋所以達天而亦江右之民之慶也今朝廷雍肅海內清平太吏莫不砥節首公以答聖然而積習猶有未改徒法猶有未行者守令以奔走請謁為勤而不遑下問疾苦監司以文牒徃復為績而不肯直破拘牽寬放課以遇吏而人多徼倖減科賦以便民而吏或患貧徼倖中則狎翫生患貧與

則賄賂至案牘壅滯紀綱積弛職此之由不可不審
以夫子之仁且勇智其必有以磨厲而量劑之也近
者同門多遷九列香東侍郎溘先朝露可惜也蒙示
升沈有命惟著述之在己者不可忽又以學者在世
當自求其所以不朽者勢分崇高未必盡足傳世循
循善誘之忱敢不謹守是言為金石壽祺少無宦情
壯遭孤露痛心疾首萬事灰稿慈闈衰老終鮮兄弟
比已陳情乞養庶省僇尤生性迂拙豈敢妄覲功名
得失不以謀卜筮爵祿不以櫻者好衡門樂飢固其
分也自維薄材綿脆重更憂患疾疢牽纏精力銷減

資識駑鈍聞道恨晚遂成枯落嗟悔何及著述之功
不朽之業焉能副尊長所期哉但疇曩所區區從事
者五經異義疏證外有校定伏生大傳將付剞劂又
有歐陽夏侯經說考魯齊韓詩說考禮記鄭讀考春
秋左氏禮公羊禮穀梁禮頗發諸家所未及七緯攷
正說文經詁兩漢拾遺輯別錄七畧閩詩苑諸種多
未卒業不忍遽棄亦思稍加綴緝以自娛悅要之胥
鈔稗說終不足與於大雅耳比年頗作古文詞務
去俗而不求異惟達其所欲言而不沾沾于伸縮搏
挽之工未知少有合于古人之百一否也五經異義

下卷續有更定謹再呈一秩就正此編雖備檢覽第
如禾米秉筥之數漢收田上中下之制巽之用金用
木觚之二升三升辨山川之祭四望為周禮三望為
魯禮辨雜記孟獻子言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
為魯始賜郊之禮左氏傳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
從孟獻子言啓蟄而郊郊而後耕為以周禮正魯據
說文舊唐書禮儀志冊府元龜辨三歲一禘為先王
之禮五歲一禘為周禮據逸士雲記逸禮辨大夫士
宗廟有主據周禮穀梁傳辨公羊說五兵數楯鼓為
非據盧植王肅馬昭范甯杜佑所引喪服經辨夫為

婦之長殤當作為夫之姊之長殤據後漢光武紀辨
文帝廢呂后配食而更尊薄太后之誤據五行大義
證三光考靈耀為尚書緯之篇題據左氏穀梁公羊
音義知古本三傳鸚鵡皆作鸛鵒略資考訂望夫子
公退之暇涉筆教之肅問起居伏惟為國自重不宣

上宮保尚書儀真公書

弟子壽祺謹啓宮保尚書夫子閣下去夏桓副戎抵閩齋賜札及擲還鄙稿五冊去秋尋復得洪衙官書寄至所賜仿宋刻十三經注疏一篋敬感敬謝蒙示論孟論仁論明辨以哲其中廬山講學源流一段誠千古學術關鍵自來博洽通儒未有窺見及此者也性命古訓它日冀更受而讀之所以啓牖顛蒙者曷窮耶壽祺鄙作古文詩辭率抒胸臆於古人義法無所解緣尊命欲取而教之輒敢寄呈左右不意過辱獎飾許為近今大家聞之惶駭汗下昔昌黎韓公一

代山斗其為文海涵地負入神出天乃於樊宗師盧
仝之譎怪劉又之佻陳商之晦楊敬之孟瑄之少李
翊尉遲生王墳之淺皆極相推與蓋亦善善從長之
義今夫子命世之才囊括萬有而弗遺寸長扶掖如
不及若此豈非誘之而使取法乎上耶壽祺駕鈍謏
陋何敢當茲惟蠹沒蘄無悖師訓而已外有閩中儒
林文苑傳稿二冊經辨二冊當悉繕寫再呈誨定幸甚
伏悉夫子福履康綏海南靜謐水陸騷除皆智勇忠
勤之效仰頌無已聞夷人互市駕馭頗難西洋此輩
桀驁狡黠常有輕易中國之心內地商賈又往往棄

謹義於彼故益長其驕撫之不可失懷柔然亦不可失威重也壽祺嘗深思天下事重有憂者如鴉片一物夷人販運既以戕中國之人又以耗中國之財用心叵測流毒無窮計二十年間天下之甘其醜而傾其貲者奚啻累千億萬編氓陷之十二三馬庠序陷之十四五馬紉絀陷之十八九馬冠弁陷之十一二焉其勢方日熾而未有止不識再復二三十年其為戕耗又將何若蕩而不反得無如狂國之驅不狂者而飲於狂泉耶嶺南辦此事嚴矣然卒莫能禁絕者其源在海關藉是以充權稅吏役藉是以肥囊橐洋

商藉是以牟竒贏不絕其源害莫由熄然即使朝
廷停罷互市歲捐海上數十萬金之稅而夷人失利
上下騷動游手怨咨何所安置內外阻窒思之實無
良策顧未知蒼蒼者之悔禍何日也今

天子明聖岳牧賢能莫不孜孜求治然以壽祺耳
目所及則以為令長不盡擇循良雖欲求治而不可
得大吏不盡除供億雖欲求令長之賢而亦不可得
夫民事皆自令長始令長廉明以勤而民服昏墨以
惰而民不服憚酷以急而民愈不服固也乃其中拙
者索府庫以應厨傳巧者浚脂膏以奉芻秣如此安

得不上蝕而下漁上蝕而下漁則吏安得善國安得
治凡人之情處房幃則不聞門廡間戶牖則不見牆
垣州部廣大物衆葉牙耳目所寄蒙蔽者多卽有離
婁之明惡從而周察之故令長之賢否詔之道府而
道府或以愛憎為毀譽訪之倅掾而倅掾或以厚薄
為抑揚詢之管弁而管弁或惡直而喜褒諛之紳衿
而紳衿或道聽而塗說此亦聽言之難也惟吾夫子
毗代作楨仁義匡濟德澤施於四方聲聞溢於海寓
而閩中比者民風之敗士習之媮且卑將日趨而日
下焉得天使吾夫子一拯拯其衰乎是輿情之所喁

望非一人阿好之私也羊城新拔三五佳士由夫子
立學海堂精舍養之教之之功異日可漸與浙中人
物頡頏矣小雲世兄在京已補何缺諸世兄想皆英
特必有絕塵超羣足以紹伊巫而繼賈鄭之業者惜
未能往見之鯉庭也久廢侍側惟日為歲瞻望龍門
彌增慕戀肅問起居伏惟鑒察

與總督桐城汪尚書書

伏惟尚書贊府閣下再莅閩習諳閩之地俗民情所以求為閩殖元氣剋秕政非一端矣蓋閣下守程朱之學而務見之行事其所欲成就不獨效近時張清恪陳文恭之在閩而已雖然閩之人皆閣下赤子也赤子日被父母之養而猶有疾痛疴癢不能自達與達而弗及謀者於此而苟有為閣下所知之人而耳目所及不以聞於閣下是則鄉士大夫之過而亦閣下之所不取者也鄙人敢忘其禱昧稍獻愚管焉竊惟今日事勢之大且急而切於治閩者數端曰責吏

職曰嚴吏課曰養民財曰正澆俗曰除莠慝曰汰游
食曰鋤蠹胥曰行勸罰今

仁聖在上未明求衣日昃忘食思艱圖易加勞勛勤
遇變罪已至於淚隨筆下兢兢以因循怠玩之弊風
厲天下誠所謂終日乾乾夕惕若厲之道也凡百有
位疇弗媿厲激發仰答

朝廷之至意然觀賢大吏常靖共不懈而政事未盡
張舉者何也其責在有司奉行不力故也大吏懸一
令施一政例必行司飭府委縣展轉四五官解簿書
期會程限日月文牒遷延動經數時而監司或意見

參差守令或情面請託加以終日奔走投謁鮮暇吏胥欺朦習為沉黷經年累歲壅滯不行及草率議詳糶糶塞責仍不過一紙空文已耳州縣積獄不結弊竇紛滋上下駸覆文牘如山囹圄又繫動多瘦死其害又有倍蓰而無算者夫守郡之長朝夕振屣精神孳孳釐盤錯剔芽蘖以冀臻救宥猶患不足柰何泄泄燕燕效爰盎亡何之飲慕汲黯卧治之功乎縣令不日與百姓相親以民事為家事而徒伺候公門敝精神於無益之地恐紀綱隳壞於冥昧蠱蠹潛乘於罅隙後雖噬臍弗可及已天下之治否視縣令縣令

之進退視考績三歲大計廉與能者必舉昏與墨者必絀則賞罰信而風旨明賢者有所勸不肖者有所懼昏墨不絀而欲吏治清官常正不可得也且昏墨之為民害夙退一日則百姓如離湯火苟容一日則不啻若疾毒之益深癰疽之益潑人情豈有不忍於虵虺而忍於魚雀不忍於木俑而忍於狹提者邪今清強之吏或格於部議不能破格薦用若鬪茸貪汙之類部議未嘗禁其糾劾也又或媿嬰而不決每遇計期外議籍籍以為其罷輒當去其憚躓當斥既而上計卒無一挂彈章者豈百里之才盡賢而道路之

言失實與抑政體寬大不肯迫烈操切犯束薪之譏
與是非不在其位者之所知也夫閩頑梗之習莫甚
於泉漳以泉言之其土瘠其人滿其俗強好凌弱衆
好暴寡貪好噬富頑惡好害善良其野人善爭鬪其
士子善舞文其吏胥善挾掣官長晉江石獅等鄉白
晝當路鈔掠殺人五堡厝上等鄉窩匿奸宄通濟海
盜巨商大賈自廈門私販鴉片獲利無算因致素封
俗之敗惡未有甚於此者此教化久失之效也近海
氛已熄結會已除械鬪漸少比年臺灣運米接艦而
至民得賤糴飽食然爭訟殺掠蔽奸違禁之事猶未

絕也。徃時猛吏治泉聞其止鬪捕兇善鈎致魁惡而
用之徃徃焚蕪邨莊株連族屬始未嘗不撲捄一時
然其害至不可勝道夫越人相攻擊自漢已然而奸
民之通盜自前眎倭奴之寇與國初偽鄭之變習
貪利餌非一日矣然其魁惡能弭名黨與脅以煽之
者鄉不過數人耳今既能鈎致魁惡何不如趙廣漢
張敞之所為或明正其罪而創艾之或使相為擒捕
以自贖而願置為爪牙炙肉無辜虛張恫喝揣肥而
食所求不遂則燒其室廬破其積聚使平民棄其財
賄器用蒼黃逃竄無所投歸不填溝壑即驅之槿苻

耳是所謂林猿之禍池魚之殃也是吏之豢豺狼以搏麇麇民之脫狐狸而羅驅虎也故胥役之利猛吏也如豪奴之得猾主而民之畏胥役也甚於畏盜蓋濱海饒實之家固已十破五六矣古者周官保息六終曰安富富民者邦國之元氣不可以傷陷也烏喙常山大黃巴豆之屬攻疾雖速然投之不慎元氣一虧身亦旋殞數十年以來泉之元氣摧剝殆盡矣今之宰於泉者猶復效尤不已詎為長策不識摧殘之極依於胡底此鄙人所為杞憂者也福州城中上戶鮮十萬之產而婚姻宴會死生葬埋之事競尚奢侈

一女之嫁輒數千緡一日之觴或百緡閨閣之珠璣
溢於簪舄嬰穉之錦繡以藉涕洟財安得不匱生安
得不窮紉絳之子乳臭已狎狹邪庠序之生嗜好乃
甘鳩毒庶人親喪百日之內乘凶納婦宦家親喪再
替之內徇俗嫁娶敗禮悖教與於不孝之甚士安得
興學俗安得長厚積波非一柱之障狂泉非一勺之
清每對同志輒興歎願大君子身教之餘更出條
約以嚴諭之庶幾戶知禮節馴挽澆漓耳近省城內
外草竊甚繁花會甚熾賭場鴉片館甚稠去冬候官
令嘗於西郭外沙堤捕獲劇賊惜兵不部署俾積惡

窩醜乘空脫網踰年設法乃復成擒閩縣尚幹南洲
久為盜藪其能誰何若再擇文武吏之賢者密令協
緝嚴定賞罰則奸宄何難立得花會匪類常聚外鄉
及五虎山左右恃其僻遠又有阜圍輿臺受其賄而
為之耳目故聲息一動則聞風遠颺此宜密調文武
吏潛偵虛實聲東指西使迅雷不及掩耳以取之者
也海內生齒繁而游惰夥於是求食於官者衆非投
身為僕從即占名為徒役塗徑便捷積成淵藪此輩
上蔽主人之耳目下為奸蠹之唇齒能者鮮衣美食
頤指氣使劣者蠅營狗苟嗜肌啜膚一府僮從且數

十一縣胥役或千百是府有數十孤鼠縣有千百虎狼也雖廉明之君子孰能使之箝伏勿動哉竊謂此輩不可廢而可省守令親民之官勿設司關箠押之名凡有出入往來專派門役二人責令傳通徑達內堂箠押止歸司號件者一人則僕從無所恃奸弊無所滋自非衝途驛置之地大縣無過家丁十人胥役三四十人小縣半之至其服飾之宜本有限制亦當申明舊章嚴絕侈濫然後可以辨上下定民志州縣催科不力處分甚重然窮民亡絕者固有之富民抗糧者百不二三也官收折色已減於前矣而民仍不

急於輸將何也其弊在州縣戶房之吏包攬把持高下在手進退在心或已納而資其吞蝕或受賕而庇其逃漏民為所愚不信官而信吏不畏官而畏吏展轉欺隱無由鉤稽而吏家泰然無不席擁豐厚此非廉巨慙而大創之豈足以破積痼耶自外官設養廉錢糧耗羨悉歸公家蓋欲官一毫不取於下也然養廉者獨督撫大吏優渥足自供耳監司次之道府又次之縣令養廉多者銀一二千兩少者數百兩每歲司庫扣抵雜款猶尚不足焉得入手其大都剝邑眷口上下衣食之資歲當數千緡幕友館師之脩脯歲又

數千緡本府本道之供應歲又數千緡長官同僚及親故賓客往來酬給歲又不下千緡提解囚徒繫鞠省獄夫役宿留之費歲又不下數百緡一有緡捕急者須購線懸賞又急則會營協緝道府營將之厨傳兵丁之餼廩賞犒每舉又不下數百千緡然則大縣一歲之閒所需無慮數萬金將安所出且即無是數者之支迫亦安得人人盡飲水而不飢乎所賴以支應一切者惟錢糧加耗耳今正稅奏銷實徵實解無一毫溢耗黔黎不勝大幸然官無贏餘則何所資以奉公夫脫脂膏以益上非也使為民上者日憂不給而

一事不可為亦非也莊周云刻數太至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詰窘迫屈水搏而躍欲其不從他徑漁利得乎然則奉公之道如之何而可也曰古之仕者其不有采邑之田無所謂養廉也宰之上其長一而已無所謂鎮撫監司也庶人在官者皆有祿足以養其家官所與治文書者即其民無所謂幕客也軍旅追胥徒役即其人無所謂兵餉工徭也故其時邑宰事不煩而用足三代而後事勢大異則不得不一槩仍資之於民 本朝稅法至輕而 國家之制固不許州縣之浮取於民也於是公事之在民者不得不藉民

力以自為之矣故州縣陋規去其泰甚而已不必盡從裁革以佐不得已之需而杜大風之隧其民事需財者可以勸民共為之誠擇間黨端謹之士官為倡率各令懲惠富豪量其力之強弱豐殺以出貶則衆擎易舉今北方之民大兵大役人夫車馬餽牽芻秣之費莫非民間任之南方之民無是而有漕糧本折交納之苦若閩中二者俱免而以此土此民之財修此土此民之利宜亦人情之所樂從矣議者或以派累百姓為患不知朱子社倉之法非勸民出粟數千石乎蔡君謨建萬安橋不令民施金錢七千萬緡有

奇乎其德覆當時澤流後世若彼何派累之患之有
故為政者但斯心得其平措置得其方而已何憚而
為沾沾避名避怨之私棄百年之功而不舉也其次
則罰典可行夫使民之無事者出所有以供官之用
不如使民之有過而可宥者出所有以寬其誅而即
以濟民之事此亦周官罰粟呂刑罰鍰之遺也 國
制刑罰並行今治民有刑而無罰似宜稍體法外之
意權民之情罪輕而力有餘者罰金示儆申報監司
存貯府庫以待不時之需民不病而事可集其亦仁
政所不廢也此八者利害是非皆閣下所洞悉或俟

之而未及行或行之而未遽盡鄉鄙愚蒙豈能復有
計議裨補萬一第芻蕘之微冀有可採大要法在不
變今在必行樹德務滋去疾務盡教民宜寬吏吏宜
猛力而措之則政治日興民被無窮之福曰而弛之
則政治日詘民含無窮之憂夫智者貴察於幾微義
者貴絕於適莫直者不隣於偏頗仁者不涉於谿刻
場師之藝木剡枝葉而勿傷其本根良醫之治疾先
腑臟而後其疥癬干將莫邪不用以刺犀兕截蛟虵
而用以割雞刳豕漢五鳳丞相不問京地民鬥而問
道莠牛喘此皆未為明於輕重大小緩急之數者也

區區衡言非下走不敢以陳於閣下之前非閣下正
直廉明則亦不敢以進惟閣下恕其狂愚而察之

再與總督汪尚書書

其再拜謹啓今日省治之急務又有數端一曰民食
宜元福州連歲水潦荐臻今年晚穫未豐雜糧大損
冬閒米價較之去歲已增十分之二延至明春必加
騰涌若令軍米自來歲正月以後連艘接運則民食
流通不虞庚癸近日新奉符帖許臺米入口販糴誠
甚善政乃聞防海所司過留船照責納陋規飽其慾
壑然後給遣舳艫淹阻愁苦無門恐商力絀此不堪
群相裹足則明年春夏民食大艱人心洶洶將憂餓
莩宜急檄泉南有司各諭米商赴臺販運仍嚴飭海

口所經毋得留難庶幾艚舶如雲豫充糶糴一曰民
賊宜去福州郡治所轄獨尚餘南洲民多梗頑久為
盜藪間有巨猾林某者花會之首亦窩賊之魁也所
蓄江船二十餘隻行竊四鄉禾稼果樹毒流桑梓莫敢
誰何花會斂錢日累千萬丞倅之輿臺營將之兵役皆受
其賄賕為之耳目符檄雖嚴末由捕討動靜風影彼已潛
逃然去冬候官令親捕沙堤劇賊比復設法擒獲窩
醜人心大快然則吏事誠能果力赴之無不可為若
再擇文武吏之賢者密令協緝嚴定賞罰何難立得
奸宄且四鄉苦賊者皆欲甘心焉咸云但得營弁一

人坐守其間有所稟承則不費官之一兵一矢而民
莫不自執挺操鉏共翦惡慙蓋民之積痛深忿如此
為長上者即安得立視其危而不之拯也頃畿輔編
察保甲已下其法直省此事得人而力行之則利民
溥矣一曰邪教宜防今曹滑亂民所謂天理邪教
者或云即西洋天主教也西洋夷人最號奸黠布
滿中國以其邪說小利蠱惑愚民其心叵測信奉
尤酷者尊之如神佛餌之及妻孥妖邪姦亂不可
究詰福州南郭外亦有天主堂西洋教人居之編民
未必無從習彼教者數月以來曹衛用兵此間每傳

偏報悖謬狂誣驚駭聽聞訛言日作不知何來既非外省州縣稟啓之詞亦非提塘驛遞編造之跡揆厥所由殆即出西洋習教之徒護其黨類潛相傳播靈聲遙和搖亂人心雖此邦案堵不足煩遠慮然涓涓不絕將為江河不可不留意防微也一曰客民宜遏省府建設公祠久干例禁閩省近時外郡來者糾合公錢紛紛坌置人非同宗鬼無香火屋宇深邃閉閣高大聚賭集訟匿莠藏奸郡守屢嘗遣役緝犯不獲至煩委負搜捕其害甚鉅衆所共知業蒙大憲嚴批暫行封鎖為民除疾甚仁甚勇而有司奉文閱歲訖無

端緒徒以提退屋奏藉口遷延見義不為深可歎惜
外郡之主其事者復假手一二青衿詭以在省讀書
應試改稱試館為詞不知外郡士子果係力學自有
家塾及郡縣書院足容肄業其尤者閒拔入鼇峯要
亦百不一二從無千里從師而反獨居空屋之理且
大比之歲列郡士子不下萬人若一姓各立試館則
盡會城宅舍不足以容其為欺誑不辨而明此事失
今不治使寓民浮戶盤踞省中客土之情既不相安
奸宄之叢又難稽問他日必有釀爭胎禍遠如萬載
攻訐棚籍之獄近如順昌會館械鬥之案前車覆轍

獨非在位之隱憂乎竊謂公祠之證驗不在屋契之有無而在牌位之存去公祠之利弊不在應試之寄寓而在健訟之傳留今誠責令方正屬吏先將違禁諸公祠親行封鎖限浹月不繳屋契則官與估賣其屋別給執照其原契即同廢紙不得行用如此不出旬日必有呈投契券踵趾相接者於是一概令撤去牌位扁額其屋即飭招買招贖其未經買贖之時止容一人守屋不許住留多衆不許租賃民人縣令不時稽察里長逐月訪報永遠示禁勒石通衢則事有所守民無所覬矣區區桑梓之私屢瀆清聽亦思有

以裨仁政之萬一伏惟裁察

與總督汪稼門尚書書

伏惟尚書督部大人閣下述職新還旌節安吉上有
以襄

至尊綏靖之功下有以慰東南兩路瞻依之望敬頌
敬頌盛夏亢暘山田少涸聞執事禱崇神元履視壟
畝恫瘝一體澤已及民幸甚幸甚泉州清源書院建
於乾隆丁亥強半傾圮向為往來傳舍甚者眷屬宿
留動累數月又甚者營將寄居據為牙署女流擾雜
於橫舍之中馬矢布積於講堂之上其為媒穢何可
勝言侍每抵館有借寓者輒峻拒之返里之後遂不

與聞竊念書院與學校相輔有舉莫廢若久為傳舍
汙踐毀傷則其勢不廢不止今夏因請貲於郡守特
設文昌神像及朱子像配饗以泉之先儒為位左右
告郡人士迭以朔望焚香春秋供祭一以補闕遺之
典一以遠逼處之虞侍為之記陷石壁閒今謹奉一
通請正抑此第一時權宜之計耳若夫善建不拔塞
積習便安之路垂百世久遠之基非閣下之德與位
則力不足以舉而衆亦莫能以聽往歲進謁閣下嘗
語及此閣下毅然欲為清源嚴勒禁碑剛大之氣皦
然映日且閣下莅閩以來敦明庠序坏冶一陶近於

浦城書院崇安學官剔弊起衰振厲教令李椅常袞之績不足多也况清源大郡之繫墀人文之囿藪而講肄靡安門塾不潔豈閤下所以興教造士之意哉且以此推之它郡恐亦復然倘得閤下一檄通飭部內郡縣書院各立巨碑禁止寓館則事公而名正海邦之士羣萃有方息游有常由是修墜振敝俎豆報功比於文翁石室不朽之盛事豈不禕哉侍又見近時海內莠慝滋蕃民不知禮結會煽惑爭鬪讐殺雖有宣讀

聖諭之令然僅及邑中且慮未必人人遵聽竊欲依

古行鄉飲酒禮使士民以身率循易於觀感鄉飲本
載會典舉行於庠但罕施用今願更推廣之令四鄉
里社百家以上春秋悉舉此禮其儀節量為可行大
較密於會典而省於儀禮奏請於 朝著令遵行庶
可裨助教化淋成風俗因謹擬私議一篇錄奉教誨
以備裁擇迂愚鄙陋不諳治體惟閣下寬之

上儀徵公夫子書

宮保尚書夫子閣下去歲自秋徂冬兩修復函由葉
兵備轉郵嶺南伏維夫子天壽平格百祿是道外措
磐石之安內貞旗翼之照海內瞻仰有逾斗山遠拜
下風曷任戀慕壽祺頌者上奉暮廬下牽弱小未能
輕去父母之邦遠赴寵招不得已而就菴峯講席之
聘然事體有大難者敝鄉都會之間人文所薈比十
數年以來士習衰惡甚矣行險僥倖者衆則變
而弱肉強食毀方瓦合者多則變而惡直醜正浮
澆輕薄機械侏張龜詘和聲不悟其悖將求庠

序中好學有志不屑不潔之士已不易得何論通經者古砥行守道者乎葉健菴撫部甫下車慨然思所以振之誤採虛名辱及不孝誠見其勤懇懇懇有敦俗訓方興賢育才之美意受聘之始以為善風俗在正人心正人心在厲行義崇經學因條具規程十餘事大畧訪學行以汰浮詭建課所以嚴防閑擇監院以謹稽察屏蠹士以儆放恣大府推誠相孚靡不聽納然而不學之徒怨謗紛起上下之間動多窒闕此一小小措置耳尚虞掣肘若是安望教施而法行耶三代遺法至今塵存者學校然已名存實亡獨書院

與學校相表裏可以輔成教化而流俗狃於苟容憚
於改絃更張有司之職咸有教化之責猶不能破除
鄙吝剖別是非與大吏相助為理然則三代遺法果
不可復於今耶壽祺深憂桑梓人心風俗之敝而德
薄能淺末由勸導幸得賢大吏為之整率私以回挽
積波在此一舉失今不為淪胥何屆然而積錮久深
之後揀敗扶衰難於尋常什倍夫頑鈍不去則狂狷
者羞貪隧不塞則囂競者起譬猶樹荆棘以揜芳蘭
策罷駑而馳峻坂也微特非壽祺一人之所能擔荷
亦豈大府一人之所能維持哉撫部廉明仁惠其律

身誠古君子然春秋高矣少羽翼者昔子思之賢無
人乎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況不如子思遠甚者
乎自念濫竽於茲恐勞而無功久而上下府怨及秋
當先引退以免僇尤以夫子過愛敢吐鄙懷不足爲
外人道也壽祺稽首

答李鄴齋巡道書

頃蒙示教兼郵宮保儀徵公書荷荷壽祺往十餘年
景仰德輝久矣旌蓋南來願見顏色蹤跡相左耿耿
至今泊閣下自汀移漳晉遷臬使桑梓之福喜不自
勝每嘗企望風采逃聽政聲以為今之能以儒術為
吏治廉正有為為天下第一循良者莫如閣下朝
廷知人之明寵眷方盛然以閣下才望膺方伯連帥
而有餘此邦得閣下猶恨晚耳自漳來者咸言閣下
厲精民事振奮績弛如痿躄之遇良醫而起歎慕無
已壽祺比遊溫陵熟睹斯民媮敝之狀蓋已亟矣教

化既微束縛彌甚強且暴者習於劫掠闖關犯科敗俗之事悍然不顧弱且良者又困於嫁鬻日毆之辱獲陷穽之中割剝吞噬相尋而未有艾此誠君子之所隱痛深忿欲疾呼一拯之不得者也閣下隣部不遠倘亦聞之而頗頌耶漳浦黃石齋先生一代完人大節炳於霄壤其學術文章亦當為勝朝巨擘

高廟嘗與劉宗周並舉。命勿燬其文字遺書多錄入。四庫所以褒異之者甚至漳浦文集十三卷。門人洪思所輯刻於康熙間。四庫存目無之。蓋當時外未呈進非刊削之也。經解九種有板刻藏福

州鰲峰書院外有易本象尚存人間而未之得見詩
僅見近體五七言刻本去歲從人借錄得逸文一卷
年譜一卷然翰墨流傳頗出本集外一鱗片義亦虬
鳳之光也戴山全書近有好事輯而錄之壽祺嘗欲
搜撫漳浦之書恨未能身至其地聞友人永福鄉貢
鄭汝霖言漳郡一家藏漳浦遺書遺集極富詩已數
十冊其它稱是皆鈔本恐其中並有石齋手蹟洵希
世之寶第其人懼于忌諱祕不肯出壽祺之力又不
足以致其繁鉅鬱鬱累欬而已閣下稽古好仁又適
莅先詰之鄉土罔羅放失不能無望於左右鄭鄉貢

亦好古之士講授芝山昕夕相見幸相與圖之或可就錄副本再乞退食之暇詳觀首尾除其違礙簡其可存庶望同好壽之梨棗與已刻經解文集並傳不朽微獨令百世下知漳浦全書由閣下成之且使此邦之人知閣下翊道扶義風厲流俗導正學之津梁赴前修之正鵠一舉而數善備豈不美哉壽祺陳情養母不復出山比年主教清源聊資菽水憂患之餘精銷氣縮齒僅踰強心力已耗不殖將落百無一成不足為閣下告也宮保所撰先奉直墓志謹寄呈附舊刻五經異義疏證一種塵穢視聽請教正之懷抱

區區伏惟鑒察

與倪竹泉巡道書

海嶠偏隅福星臨照菰蘆魚鳥與有樂忻去臘今春
屢承左顧敝廬每見閣下勤求民瘼拳拳以移風正
俗為先私心不勝欽仰治南風氣好直而忿戾教化
久熄威令亦不行其始緣有司賞罰不公寬猛失當
故釀禍愈大今日則凋敝之餘不可不亟培元氣辟
治疾然營衛不和非扶弱而補虛即祛邪而行滯若
遽投峻劑鮮有不危縱風狂病癩之證亦宜調其中
氣補瀉互資不得過求奇險之法所患既除則仍以
和平之劑收功今之國醫輒以大黃蘆薈之品施之

病人元氣既傷臟腑亦敗不虛惟是且好以鉤吻野
葛為尋常方藥其殺人胡可勝道閣下下車以來計
亦聞之熟矣得無盱目而傷心耶頃者大府仁明孜
孜圖治又得賢監司為之輔翼將以求其是而去其
非殆有辟壘更新之象如閣下其人者真百城之表
率南國之紀綱也匡助維持是在君子郵便奉聞惟
察不具

與孫藩伯書

奉六月朔日手札深慰馳仰承示牧民惟在得人而欲示以激揚少蘇民困誠大君子仁智兼資之道欽頌何涯弟前書所云改絃更張者正謂是耳元道州何易于今誠不可得然而使虎牧羊又使狼監虎其勢豈能終日乎此漆室之女所以為憂者也治南近歲民不聊生不獨一二邑為然今比縣械鬥月數起矣每鬥輒殺十餘人多或數十人陷阱墊溺滔滔皆是長民者為之奈何又敝鄉地瘠民貧比尤患誅求無藝豪族強宗固不免逋租匿稅而奸胥蠹役之包

庇吞侵與墨吏之淳收橫斂者何在蔑有今日之民
勢猶倒懸所謂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即不得賢
能在位苟得悃悞無華及以文無害者與之從事禍
或少艾閣下一代柱石四方蕃宣其所措施度必可
則百世而不徒徇一時如鄙人不習吏職而強言之
宜為長者所受弄真蹈柳子厚之自斲耳祇問起居
恕不多具

與孫平叔藩伯書

邇因旱暵歲儉謀運臺米業奉札諭文武各口岸毋
許勒索畱難大府已發令箭催運又委員察視米艘
甚善甚善顧旬日以來米粟價大騰涌日長刻增衆
情洵洵有岌岌自危之勢米每石爲錢五千三百粟
每石爲錢二千六百其勢且未有所止即如棋家食
指數百宿糧已罄五六日中遣人四出附郭糴買米粟
不得升斗空手徒回親友來相告語大抵皆同他可
知矣昨聞首邑長官召集米牙數十人押勒定價亦
善然米粟所以翔貴者其流之塞有二其病之滋亦

有二亢旱時久蚤晚兩稻十失七八屈指來歲若俟
河清人心懍懼不特家謀積貯求保饔飧而牙行舖
戶沿路邀遮傷縣異鄉遠來盤運或有鄉莊豪戶囤
積居竒野鄙同鄉相禁出糶此其流之所以塞也防
患貴於未然審幾在乎先見食爲民天將荒已殍萌
芽甫動宜豫區畫及糧價已昂勢如風火然後勒其
平減不惟窒閼難通兼恐行戶愈加閉匿或有莠民
惡子恃強壓買乘機攘收行戶危懼閉匿益深此其
病之所以滋也閩中產米本絀半資甘藷然近年收
成頗不儉薄城市雖無壟櫛鄉郊豈鮮葢藏按稽糧

冊便可推知脫令家有百石之粟出糶其半必無妨
本戶本鄉徒因牙戶貪狠幸災樂禍三年之蓄利欲
倍蓰而長樂福清連江等縣爭來販運日數百石是
以居民禁阻穀不出鄉闌闌郊坵攘奪閒起至於城
中足穀翁十無一焉鄉之富民又與城中紳士素不
謀而末由勸導今似宜官爲出示曉諭竝親赴各鄉
勸懲互用凡藏穀之家踴躍發散者獎之率先捐輸
者旌之擁粟閉糶者罪之強梁爭奪者鋤之富鄭公
青州之法可仿而行也次之招來商販次之發倉平
糶次之奏請緩征次第施行庶其有身若夫牙郎之

奸詭猾商之闡截鄰省之販運差役之恫喝則在隨時嚴稽爲之禁約而已區區芻言竊私桑梓惟閣下裁察飭行府縣酌議倘可採一二幸甚幸甚

與葉健菴巡撫書

壽祺稽首健菴侍郎開府閣下伏惟閣下秉淳白貞
良之行膺倚毗眷顧之隆踐衛武金璧之修播樊侯
補袞之業節鉞莅茲汲汲於整士風興文教上以輔

朝廷修明風化之指下以昭宣德政振厲東越
之英才欽仰悅服感頌無涯乃者猥承德音禮及不
肖有主講鼇峯之命先以王按察諄諄道意復辱騶
從造廬枉顧獎許勲懃撫躬慙悚不知所云辭讓再
三卒不獲命昨又誣諉吳糧儲代達鄙衷要約數言
不審果蒙鑒納與否私心至今猶尚妯難伏念不肖

比丁艱襖既窆未練未免苟從開元禮墨衰而出其
居喪固已不能如禮况大功廢業則三年之喪未宜
講學然尚有可援古人以解者案禮記檀弓孔子葬
於防門人爲之修墓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止於嬴有
充虞路問之語是服中不廢弟子追隨也朱子葬母
遷墓後建陽劉氏兄弟爚炳居與新阡密邇兩年相
從見於答呂伯恭書朱子又遣兒詣伯恭席下時伯
恭已經練祭此皆居喪而受生徒之證明黃石齋
先生居父憂就館於盧侍郎及張紹和本朝蔡文
勤居母憂邑人士月訂兩期延至泮宮講學亦其證

也顧不肖所逡巡而不敢受者猶有數端焉不肖少習舉業聞道恨晚壯好擊經才識短淺比更憂患遂成荒落雖立身制行之大節猶不敢苟然於理義之精微成已成物之要道茫乎其未有悟也一旦抗顏於都會之間處非其據何以誘人何以待問不肖單脆之姿蚤衰多病加以一紀之中兩遭大故精氣耗喪肌膚銷滅鰲峯徒侶衆多講授煩重豈萎荏羸軀所能勝任且近歲三山人心日鄙士習日媮火熾波積未有止屆毀棄忠信蔑侮老成嗜利蒙垢黨邪附枉其源由於義利不明廉恥道喪禮法蕩失是非真

倒蓋十有數年以來狎於縱弛而莫之儆以迄於今積重難返委蛇則養奸束縛則府怨於此而乃以一簣障江河杯水救車薪如之何其可也恃一人之耳目觸千人之唇舌其勢固不足勝况以不肖涼薄何德而化導於崇朝何能而挽維於百一夫名者志士之所愛勢者括人之所懼也乘岌岌之勢以隳皎皎之名必孤大君子之心以撓改弦之治此不肖所為量力度材兢兢固讓者也昔蔡文勤還里欲以正學正論與漳人互相切劘既而自知其難謂當吾道益孤之日而欲以滄海一粟之夫愚不識時妄自位置

招尤取忌固其所也由此觀之文勤之德尚慮無以服衆如不肖者惡足以當師儒之責乎哉雖然人心士習至是苟不急返則他日敗壞益不可言閭下盡懷下問求所以振起整齊之道是天之未忍海隅終汨於狂瀾而俾閭下為佐禹釀川之伯翳也桑梓幸甚不肖又安敢不竭其愚以獻左右竊謂為今之計欲興教化莫若掃除而更張欲更張之莫若先察學行而後考文藝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特立獨行與好古力學之士何地蔑有在上所以鼓舞之若何耳今郡縣試學院試及鄉會試取士皆徒以文而已書

院之有甄別則本擇其賢且才者而後收之肄業予
之廩餼此不必徒取乎文而以考察學行為嫌疑也
今所試之文乃一日之短長一篇之得失且其文真
贗尚不可知奚由定其優劣高下往儀封張清恪之
翔鼇峯也博採知名士令郡縣以禮徵聘其來者與
之講學編書清恪與文勤書以為士風奔競成俗倘
書院立而彼得廁其間殊足為有志者累宜嚴加別
擇察其品行之賢否以為去留則教易施而得人之
效速此不刊之論也今若先札飭諸郡縣守令教官
於其地之孝弟有學廉潔過人者通經道古秀異有

才者各舉所知毋欺毋濫其歲科兩試常列高等及已舉報優行者亦據實具詳然後覆加察覈令守令以禮為羅資送諸省屆期集於學使院嚴密關防一再扁試錄取如額大約生童近三百人而止官課投考慎勿濫收蓋選卒者簡鍊精銳一可當百豈選士而顧不然乎此三百人中或有文勝其行或聞見未真且入選中徐加考察以時升降去留庶幾披榛采蘭十得六七負笈者觀感而奮興挾筴者聞風而交勸事半而功倍之道也若夫教不能而養不中則取生童之少年習染未深者薰陶培育必有所就勝於

粉墨雜糅頑鈍難成者多矣否則枉直同徹薰蕕異
器稂莠不薨嘉禾不茂沙礫不汰精鏹不呈昔紫陽
之門一胡紘敗之東林之幟一阮大鍼摧之袁正之
不可溷若此而况甘陵之搆煽朋黨鴻都之招引浮
薄有不害道術而傷治化者乎不肯又以為設教之
要曰重廉恥曰尚經學曰體貌不可不優曰董戒不
可不嚴夫學貴躬行士即未能踐履篤實豈可并廉
恥而不知甘為鄉黨自好者之所笑耶昔陸象山來
白鹿洞書院講君子小人喻義喻利章朱子以為切
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言之痛快至有流涕者不肯

雖駑鈍願與諸生首明此指也今考察學行既審之於甄別之先矣其已錄取與課而或有一二行止不端不遵約束者皆斥除並移咨列憲永不准再行投考以示懲儆此亦厲廉恥之一端也鼇峯近習寬縱無忌衣冠不齊出入無禁禮法淪棄罔識檢柙夫禮者所以坊民行定民志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民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苟庠序子衿囂然不靖踰短垣而決舊防則媮肆日長其弊不極於悖亂不止今請嚴設規條豫張告誡約束堅明使士皆範圍於桀獲之中優游於遜悌之路習之既久足以變化

氣質養成器局其在院而擅行出入肄業不勤游戲
謹浪者或不錄文字或罰扣膏火或抑置下等此厲
廉恥之又一端也李文貞言其鄉實學衰歇至明季
而大敝欲興之者舍崇經學厲行義則無望復古矣
厲行義之方如前所言廉恥其急也經學崇則浮華
寡陋之弊亦去矣書院舊章月凡三課一屬之官二
屬之師若以師課之一兼課經史古文詞宜可興倡
實學搜獲異才苟徒恃時藝試律以為科舉之羔雁
恐不足以收闡修者古博物闕遠之奇俊此文貞所
謂雖科名盛如吳越非所以振起育成之本意者也

夫士之有志者必不肯孳孳於豐嗇厚薄之間然
上既以養賢育才為名則不可不崇體貌以勸之拔
萃出群好學不怠者倍其廩餼優其獎賞當事時至
書院禮異而奮興之延接而誘進之使賢者濯磨而
自貴愚者媿厲而自新豈不美哉若夫監院必擇老
成廉正曉大體者令之實力稽察毋有徇隱廉從吏
胥門役廝養之屬毋許婪索以困遠來違者必繩以
法聞邇者秦安相國撫閩常設兩學掌擇試用令學
問優者為之陳勾山其一也是或可仿而行乎齋長
之名謂可勿設諸生比肩昆弟狎翫易生且坐席

冠於同門餐錢倍於儕偶苟將責善於人必復反唇相稽以為擁厚餼而苛氣類席羨名而凌曹伍群相集矢逃謗之不暇焉能治人雖然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其要又在大吏及山長相與有成而已而學使懲罰之權亦不得不假之以行也曩張清恪而下繼之者陳清端覺羅滿島山趙泰安王樓山陳文恭潘敏惠諸公先後接軌咸急教化故能輔成久道逢掖嚮風清恪所造就名德異才如蔡文勤藍鹿洲陳少林李廣卿儀卿鄭白麓詹莪士林蒼巖雷翠庭余田生黎寧先蕭深谷皆儒林文苑之傑其後

豪俊輩出指不勝屈當清恪清端時山長則蔡武湖
父子志相得也徐兩松先生撫閩畧仿清恪遺意遇
士良厚得人之盛亞於康熙山長則考功孟先生亦
志相得也志同則道合道合故人無間言又聞乾隆
中林青圃通政主教學規最嚴終日鍵閉院門諸
生非至急不得謁假士畏憚而亦安之是時書院一
切簡絀惟山長之命是聽故能行其志而以施其教
以伸其法夫欲教之易施而法之易伸非委進退之
權於山長其勢固萬不可得彼諸生之賢否可以欺
大吏不可以欺其師苟山長之所進退失其道或容

忍而徇私易其位可也否則山長欲絀一人而不得
不賢者夫何忌憚之有閣下鑒觀往事自有權度宜
無俟不肖之齟齬固執而後聽焉者也至於修己之
序講學之要治經立言之道則在山長之所以教之
而已謹條具規程上奉覽察惟閣下裁之

與盧厚山巡撫書

厚山先生侍郎開府閩下伏惟閩下渥承天寵鎮撫嶺西海內稱慶非獨數千里外故人讚歎林躍而已閩下寬厚易直之德通達開濟之才推重於同輩久矣今得時而行道則必有以振天下之敝求合於古大人之居仁由義而無適莫以窒於時固閩下之素志也今日

朝廷清明大臣之賦政於外者莫不嚴黜陟以應風指此誠厲世服民之先務竊謂天下之治否視守令之賢不肖守令之賢不肖視大吏之舉錯貪墨獍獍

固擯斥之所先及然昏庸縱弛與躁競逢迎者亦何
可姑息使蝨其間以敗吾新政蓋法去其太甚吏取
其無華事上則有肫然不欺之誠馭下則有毅然不
可犯之節古大人之居仁由義者如是而足達之天
下矣閣下身為柱石動靜繫天下之安危宜兢兢業
業謹親近而慎嘖笑尤當強立不奪以成仁者之勇
則周召之勲去今豈遠哉不肖迂褊久伏蓬茅而欲
強所不知妄語治術誠足鄙笑然區區之心思以微
塵增泰山度亦大君子所不廢其愚者也壽祺奉侍
無狀今夏 先太宜人棄養創鉅痛深百身莫贖中

秋後急治窀穸附葬先壟哀傷之餘精氣益衰自循
腰髀半減平時蒲柳先零良自嗟嘆九月旣望儀真
夫子札來招赴嶺南屬吳荷屋按察資助舟輿按察
已移浙江道中郵寄力爲勸行第不孝一家弱小無
期功壯長之親遠遊莫可託者先是葉健菴撫部有
改聘鼇峯山長之議初延鄉先生陳滋田縣尹以老
耄重聽辭遂及不孝造廬枉顧禮意勤勤固辭不獲
思在父母之邦得以近視墓廬遂捨遠而就邇然吾
師愛我之德感戀不能自己又念鄉黨士風衰敗儻
焉學荒體羸無能爲役滋慙滋懼笛樓前輩來爲督

府當與健菴撫部左右宜之桑梓之福也風便布聞
伏惟亮察不宣

與盧厚山巡撫書

厚山先生侍郎開府閣下去冬一檄由儀徵公師轉
郵桂林既聞移節關中未審前書浮沈與否伏惟閣
下懋膺

天眷宣力四方

朝廷欲收駕輕就熟之效恩寵非常見於

諭旨海內瞻仰與華嶽比崇敬頌敬頌三秦人土又
安政刑清簡得周召之賢而撫之可以不勞而治是
邦山川雄峻自古魁壘英杰出其間大君子綏民馭
吏之外必有以搜訪人才儲國家股肱耳目之用者

此大臣以人事君之義也願閣下留意焉北堂侍奉
福祿綏宜西北風土與老人性體相習尤仁孝所樂
也諸公子皆琳琅之器然履豐席撫要當勗以去驕
去怵勿預外政庶不失萬石家風耳藉愛謬言不莊
不備壽祺稽首

與朱詠齋侍郎書

詠齋先生侍郎閣下久不奉教左右鄙吝日萌孟冬友人楊比部入都始寄一楫伏維閣下位業優崇侍奉康豫極古人稽古之榮非貞清淳篤仰契

天心何以及此比屢聞健菴侍郎颯縷高門累世盛德及閣下少時聰明勤苦軼事多曩者京華聚首所未及談乃媿昔之知閣下淺也聞仲弟新調皖城首邑大有政聲季者亦於去歲鄉舉夫移之盛又足樂矣復聞去歲疾瘵丰容差減近想玉體復常餐衛益勝曩讀所為文粟密清峻殊有韓柳之長不審比

來卷帙增富幾許每憶此事又輒恨昔之未嘗求倒
廩傾困而出之為快也昨侍郎造廬言得輦下書述
聖上垂詢不孝在家何為何時還闕聞之不勝惶汗
不孝林居奉母儵忽星終豈意

朝廷四聰四目下逮菰蘆魚鳥有情能不懷感顧不
孝位卑名微雌伏衡門何由姓名上挂

天耳竊意槐棘間當有誤為之先容者然還念生平
何一可以報 明廷答知已白駒杖杜之恩誠非夢
寐所到顧不知不孝之罷駕衰朽實不足以辱

天子之思遲與公卿之薦揚也曩者陳情乞養誓墓

已堅未盡烏私慕我都廢今在衰經之中固不忍預
聞薦達它時闕服敢渝此心北山之移豈所忍言此
不孝自審之明不敢以欺吾

君吾友者也望閣下察之先慈窀穸已治明歲承大
府邀以主講鼇峯固辭不獲此敝鄉先正蔡文勤與
名宦張清恪經營措置之地不孝何人敢據斯席且
承十數年久弛之後積習敗壞靡所不至人情喜寬
而畏嚴末俗惡直而醜正欲整肅規程則束縛者怨
欲訪舉學行則僥倖者憎誚訕叢集固其所也况尚
賢紉惡之權終在當塗假令節鉞遷移條令更易則

不肖今之孜孜抗顏思回挽於什一者猶或一朝而
棄之焉能信其教之必施而法之必行也哉雖然禮
義不墮則毀譽不足恤也心力既竭則成敗不必計
也不孝亦患德之不脩學之不講無以裨益於人耳
他豈所患哉閭下不忘故舊幸有以教之肅問台安
不多具

答朱詠齋侍郎書

秋冬兩奉手教備荷注存獎勗兼勤曷勝銘感伏惟
閣下起居綏豫侍奉康怡稽古之榮以是為大所云
部務惟在遵循舊章稍加辨詰即有喜事不更事名
又云聽鼓應官日與舞文弄法者相枝拒言之慨然
天下事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苟欲直道而行未
有不戾俗招謫者小之如鄙人之於書院大之如閣下
之於部務皆其明驗以此推之其孰不然壽祺嘗論
三代以下之治不任道而任法不求其本而訊其末
法勝則情愈遁奸愈滋自秦漢以來歷世數十法日

增綱日密然開國之初其治常易末流之後其治常難何也始未嘗不節目疎濶而後乃細如牛毛也夫法寬則吏無所施其奸官得以行其意法煩則小人不足以防而君子先受其困今監司之吏可以制守令替撫之吏可以制監司六部之吏可以制替撫舉國家絀陟賞罰之權食貨出入之計多束手以聽命於一吏之所為而欲天下之治其可得哉故嘗以為今日之勢當如漢法以士人為吏吏但使之掌文書勿使之動刀筆替撫監司之佐當如唐之用幕職不當如今之用幕賓邪慝庸劣者禁其濫充賢能駿異

者予之拔擢庶幾事得所左右而人奮於功名然後
可與言治也然而蝨官蠹士其害與虎狼螟蟲之吏
等是又不可不察誠使在位者上下均砥節致身於
其國則吏亦絀於其術之茂以中而無若蘇摸棱之
多何也近世之弊最在粉飾其次脂韋其次牽掣其
次因循其次翫愒其次顧忌周旋積重難返盖非一
朝夕矣安在豪杰之伸其志而樹厥功哉此麋鹿之
性所以畏羈繫而樂長林豐艸也德非貢禹才匪相
如謬膺荐達何以自容如下走者所謂腹下之毳背
上之毛一把奚足為重輕乎閣下諒之鼇峯諸生頓

除舊習繼此能守而勿失士氣可以復振第壽祺學
識闇淺無足為多士益可慙也季齒未宿精力已衰
疾疢牽纏輒多自廢近刻經義二種謹寄呈匡棟此
皆在京舊稿比罕增加亦足知其荒落矣鄙文約積
五六冊多言經學時務未敢問世安得有道能文章
如閣下者就正其得失俾無墜迷途乎惟鑒不宣

與林少穆兵備書

少穆仁兄閣下長至後二日得手札存問殷拳獎飾
逾量感慙交并伏悉騶從已於嘉平之初馳赴淮海
巨川舟楫非鴻才何以當諸然

聖眷非常且夕膺申甫蕃宣之寄喁喁仰望者豈獨
一方之民耶承示裁汰陋規洗手奉職賢者所為非
流俗可與語蓋養廉在節用節用在省人此服官持
已之要敬服何已來教言吾鄉近日科名中多倖獲
之士則相奉而行險衣冠中多不檢之流則相奉而
合汙所論最切中時弊壽祺比者憎茲多口反躬循

省固由平日褊衷戇直不能容物所招惟有內訟自
修而已豈敢尤人頃與大府商推取士之法先訪舉
學行而後考察文藝此於書院行之誠不易之道耳
亦張清恪始創鼇峯之舊章也乃事甫發檄揭示而
不學者已謗議紛紛人情徃於苟安難與慮始殆可
浩歎然有志之士未嘗不聞風而興起其謗議者皆
妄庸人失所僥倖不便其私故耳此復何足置辯所
患壽祺德薄學荒恐孤當事興賢育才之盛心耳毀
譽之私非所憂喜望閣下有以啓其愚而教所不逮
幸甚幸甚

答林少穆按察書

比聞閣下去冬入覲賦政旬宣

溫綸疊荷敬仰

敬仰三吳積牘頃賴廓清濟猛濟寬蒼生陰受其福
又聞平糶賑荒動中機括仁聲四播澤與江流名賢
措施豈務刀筆筐篋者之所知耶舊歲南北災侵吾
鄉幸獲安平而上下劫掠械鬥之獄猶無虛月積重
難返固非朝夕可理然以鄙人觀之如泉漳劇邑果
得廉能令長十餘人爲之數年無不獄衰訟息顧無
如人材之難十不得一舉措之事亦焉能盡如民心
之所好惡耶吾鄉近日之患莫甚於賄獄賄獄起於

令長之貪而不肖教官爲之羽翼奸胥蠹役爲之爪牙因而莠民訟棍螟螽其間殆無獄不賄不止故令長誠廉明則胥役無所售其奸莠隱無所滋其毒民可不勞而治矣教官誠廉正則良士無所被魚肉劣衿無所肆把持士可不教而勸矣令長之攫噬其民與教官之齟齬其士其惡相等其勢亦常相因令長教官以是爲固然而不知政教爲何物欲求閭閻康樂庠序清明安可得乎然今之論者猶莫不寬長吏而峻士民也蓋泉漳間薦紳逢掖之袖急矣棟國者爲之奈何鼇峰近日規槩頗肅舊習頓除然稂莠猶

有間廁其中者倘如張清恪陳清端潘敏惠諸公力
持風教旌淑別慝篤於磨厲頑鈍崇獎英賢之方與
任師道者合志勤求則教事可日起而有功獨恨壽
祺非其人也

答梁芷林兵備書

今日 聖明在上俊又在官而吏治未能躋唐虞之盛者何也蓋天下之病有數端一曰粉飾二曰牽制三曰顧忌四曰因循五曰積翫蹈此五者雖有仁政無由而施故今日之吏治除弊不易言興利益不可言第令法去其太甚事戒其勿欺防姦在耳目之前行恕在好惡之正以是求之思過半矣嘗見世之高位顯爵好模稜持兩端而上下文移案牘簸弄於吏胥之手而茫乎若迷如是則何以高談周召之業哉吾鄉百年以來先達具經世濟時之略者蓋尠近

若何念修侍郎張惕菴太史龔海峯觀察其才地濶
達足以語此而惜皆未竟其用今獨閣下與少穆按
察為時而出冠倫魁能宏此遠謨是鄙人之所區區
厚望耳虞升卿有言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閣
下當及時振奮功名而勿以時事之難嗒然自餒也

與總督趙尚書書

遂樓尚書老前輩大人閣下日蒙騶從左顧咨訪桑梓諄諄愷惻有憂民之憂之至意蓋古之大臣開誠布公集思廣益其道莫不如是海隅蒼生所以仰託庥蔭曷有既極竊惟敝鄉近日之大患上游則怵於穴賊之劫奪下游則困於豪強之械鬥劫奪之患但使州縣勿諱盜捕役勿養賊陸路修擴汛堡水路造設哨船增置兵丁移駐營弁嚴令往來巡邏以獲盜有無多寡為誅賞得其巢穴則劇盜亦可攻也械鬥異於是蓋劫奪之亂在外械鬥之亂在內亂在外者

其疾為癰疽為痿痺亂在內者其疾為癥瘕為癰瘕
為狂悖為鳩蠱數者之發皆足以殺人然而腹心之
禍尤烈癥瘕者治之不得其道攻伐愈甚元氣愈敗
十死四五焉癰瘕者十死六七焉狂悖者十死八九
焉至於鳩蠱之發則雖良醫不及施藥石矣泉漳之
械鬥是也頃承示禁止械鬥當責之生監族長將奏
行之甚善甚善顧行法在人苟輕重權衡稍有畸
倚於其間則法之始行利未形而害已不可勝道敢
因閣下河海不擇細流之忱敬獻芻蕘以備萬一之
採今泉漳之民之禍急矣侍數年遊清源知泉事頗

悉夫械鬥責之族長是也以族長固有治族之責者也生監非其責也夫讎釁攻鬥搶奪戕殺此亂民之行生監何涉焉徒以庶民有犯則逃生監無可逃也則傳之而至不至則詳革之矣故捕人行賄皆於生監乎是求其事乃遂儒冠代徒隸之役釁舍為貨賂之媒而生監一入公門則拘繫挫辱貧者無寢食之安富者有魚肉之苦甚則校官與令長比為之羽翼以齟齬其弟子動則具詳學憲先褫衣巾幸而獄釋寃白而生監之身已踣家已破矣今若奏明以械鬥責生監牌札一馳風發雷厲誠慮有司奉行之過無

獄不藉端恫喝不問是非不量鉅細肆其凌虐州芥
韋布非閭下所以化民造士之心也族長責之治族
是矣然族長之富强有力足以服其衆者半懦而老
貧力不足以制其衆者亦半其鄉與其族之少壯桀
惡者勢常強且熾而族長勢常弱且孤或牽率而曲
徇黨援或裹脅而強受挾持其中有無可奈何者曩
者有司捕治是獄方且擇肥而噬焚燒其廬舍蹂躪
其田園誘掠其貨財係累其老弱族之良而富者無
一免焉彼其荼毒無可控訴久矣今若奏明以械鬥
責族長一切峻繩以法恐適為不肖者授之刃而傳

人也下游緣此將無獄不株連族長訟未息而族長之身已踏家已破矣亦非閭下所以敦俗善政之心也然則生監與族長將聽其置身局外而法卒不得伸於天下乎非也學校之士有以私罪被控者移學取而究之不必護也其平居則責之循分守禮義勿為小人阿黨可矣如連牘扳引指其主謀喝令者十有九誣械鬥則多惡少年為之渠帥尤非生監所得把持皆可置勿問族長不必皆紳衿蓋有貧富賢愚之異族長不得其人得其人而權不足皆無以治其族必於族長房長之中擇其端良絜愨者立一人為

族正復立一人為族副奏明於朝假之以約束舉
勅之權嚴之以縱容曲庇之罰則任專而有所執持
遇有議門集衆祠堂之時族正族副忠言勸阻族長
責之房長房長責之家長及諸惡少年而鋒遂以殺
勢遂以格如是然後族長得行其志有司得伸其法
若其尋常雀鼠之訟族正族副可以判其曲直而止
善也否則聽斷於官勿令每案牽涉使其僕僕然匍
匍公庭則族長安而民事亦無不治設不幸而成械
鬥將必有擒繫倡亂之人以獻者何克之難緝哉夫
止亂之道舍教化奚由教化之端舍學校奚始君子

之欲善俗興賢未有不先重士者也今之為士能充羞惡之心者寡矣若不亟崇其名節養其廉恥而使困辱於輿隸之手迫脅於賕賂之場以供饕餮之一飽則驅之為不善而已矣雖有良士何樂為儒官既重士矣假令士有不率教作奸犯科則以三尺治之易易耳豈必搏擊讀書之人為武健哉比閭族黨刑罰慶賞相及相共有臯竒衰相及縣鄙鄴隣相糾相受此古者所以禁暴弭姦之法也司徒之條曰安富調人之職曰和難此古者所以保民畜衆之方也漢置鄉三老掌教化有秩嗇夫職聽訟猶近古比長隣

長閭胥里宰之義今設族正族副則於惇宗收族之中寓教讓息爭之道其效尤速侍愚以為請先嚴諭族長勿庇奸惡而縱強暴示以法之必行切誠令長勿任胥役而虐無辜示以情之不可拂揀時之務孰急於斯區區鄉黨之私矣思萬一裨周召之治而遂忘其冒瀆不昧悚惶之至伏惟鑒察

與孫制府書

去歲敝鄉上下游冬收少歉米價騰涌荷蒙大君子未雨綢繆憂民之憂若痼瘵之切於身謀運臺米接濟民食兼以福宣一郡豐稔檄行招販又疏請由海道轉餉浙米慮事周詳忠而能敏濱海蒼黔仰賴泰山之雲崇朝而雨生成盛德淪浹肌髓無有涯涘叨在宇下孰不受賜仁人乃者上察天時下揆人事鄙人迂愚猶不能無少憂慮願因閣下函覆之宏陳其一二臺米惟噶瑪蘭出產最多水道由淡水直抵五虎門最近運費亦省海口關津今文武悉歸鈐轄嚴

稽婪索可免阻難而去冬風信非時遂以中止臺郡
米價亦昂去冬兩抵廈門合五萬石泉漳之間頓解
庚癸聞今春尚可來十餘萬石果爾則下游可以無
飢然未知得至省門與否也福寧之米緣猾商料理
不善馴致阻闔所恃以無恐者浙米豐而賤販運甚
易耳不料江左海運需舟楚艘不敢南下江北索舟
騷擾吳越之米驟長以倍除前募三萬石外竟不能
再運顆粒此誠意計不及逆睹而三萬石之商舶亦
未審何日至閩也去秋流星之異光若震電鳴若天
鼓私按占經多主飢饉入正月來始春先雷陰雨連

絲深虞二麥沔爛倘雜糧亦損則民食益艱頃都會
米價石錢四千五百日復一日勢將不可遏禦近者
既日形窘急遠者復乞糴無塗左右迫塞豈不危心
所謂揆人事察天時不能不憂慮者此也昨與陸邑
侯商略及之竊議平糴之事閣下曩爲藩伯措置至
善桑梓毗庶感戴迄今遵而行之舊章具在但當時
縣倉尚藏新穀乾潔易於散放今則貯積空虛僅存
陳朽恐糴者嘖有煩言且往昔乾隆乙卯之荒戶部
薩露蕭身總鹺商倡捐千金鳩費煮賑道光辛巳之
平糴分派數商供應諸廠飯飲今則鹽務弛敝商力

凋殘區區輸將少能應命陸邑侯又欲令紳民捐施金錢以錢代米頗便窮民但城中萬戶殷者千不二三閒有豪民富紳厚自封殖誠非閭鄙之人口舌能爭倉箱之積城中本稀而四鄉之足穀翁與紳士素不謀面莫諳虛實陸邑侯又虞勸糶輾轉稽延欲先借帑墊發然借帑墊發貴糶賤糶它日歸歛虧折累官不可爲也鄙意以爲此時急務平糶固不容已然當勸糶於鄉而後可平糶於城市勸糶於鄉當使賢令長親往婉諭加以體兒庶望樹之風聲一呼四應或擇紳士協同曉說亦可導達話言陸邑侯廉正仁

明乎於輿論必足力肩茲役此外則鄙人所知者胡
永福方閩清不失爲賢可以協力其勸諭之道則開
之以任恤之義明之以倍市之利動之以積善之福
怵之以閉糶之禍誘之以拊循之暖予之以旌獎之
榮則民亦必有忻然嚮慕者矣鄉米旣出然後運至
省垣約兩首邑須得二萬石設廠分糶恩逮貧民若
其本鄉人戶丁糧按冊可稽統核本鄉需米若干富
家藏穀若干許畱如額糶與貧戶其餘穀米咸可酌
運出鄉惡子不得強糶土豪不能隱匿民情平均自
無怨咨閩邑南洲數鄉儲粟極夥向以色低價減未

肯出放若施勸諭殆無不諾舉此而推它可類仿淡
水噶瑪蘭兩廳頃方委員調署然李明府尚未卸印
呂通守亦在省治何不竝檄乘東南風信之便急集
米艘招赴販運朝發夕至速於置郵倒懸立解利溥
無窮此可竝行不悖以濟不足者也敢布腹心伏唯
裁察

與張翰山書

翰山足下得去冬手牘具悉一切 聖恩賜還館
職天下瞻仰固不獨爲足下一人慶也比始聞足下
往事同里吏議者謂應分謫當塗而足下處之恬然
不肯諉過其器量過人非可尋常臆測以前日之安
於受過則知它日之忠誠報稱豈待問而信哉僕前
書所勸省躬繩己益矢氷兢云者猶爲未知足下之
深而足下虛懷若谷以爲切中身心永奉著蔡何從
善之勇也足下堅篤之性狷介之操實足以振積俗
而敦薄夫今方遭際 聖明優被湔拔簡在

帝心思遲非常僕以為匪特如栢子厚思以文章報

國恩蓋當擊求致 君澤民之術以豫備棖棟

舟梁之用然後無負 朝廷耳足下勉乎哉慈闈在

瓊有兄侍奉可慰遠宦僕老母今年七十有九臥疾

兩載幸無痛苦神明不亂飲食如常但氣力日羸耿

憂末由少釋自維上之不能行道佐時使功業施於

四方次之不能淑身篤學使德誼高於鄉鄰二者皆

無足以為高堂歡下之又不能用勞養志使錢帛充

於所親愛惟不屑不潔不以不廉之財奉甘旨不以

不義之行欺晨昏差可告無罪於膝下也然學道不

至荒情輒起鄙吝頓萌氣衰神荼苦難振奮如何如
何離違盈紀懷想爲勞惟自愛不備

答朱詠齋侍郎書

詠齋侍郎閣下今春奉手教意欲有所進芻蕘而懼
干罪戾將言復止又常以事牽襄軀多病因是稽遲
比於芸舫撫部所獲悉閣下被彈顛末伏讀

諭旨仰賴

聖明洞燭優予褒嘉知廉正之有執

察怨謗之皆誣俾海內懷忠秉直之士罔不聞風感
奮爭自濯磨然非閣下貞毅足以孚

天眷誠慤足以動昊蒼豈能辨顏回之塵飯洗樂羊
之篋書耶故君子之所守不可以不慎也浙江包漕
之弊多在嘉湖而杭則尠閣下前疏未嘗區別又專

責紳衿而無一語及墨吏似失之偏重加以嫉惡過
嚴求治太急此毀訕之所由興也然亦二十年以來
狃於寬緩之治一旦束縛拂戾使然今既經挫抑之
後庶幾漸就繩尺閣下其勿因滕口之故頓改弦轍
以自求悅於人也惟立教之道嘉善而矜不能則賢
者勸而不肖者無棄材願少畱意末俗澆惡頑鈍列
庠序者罕能尚志敦行砥厲廉隅行險傲倖冒利無
恥滔滔者皆是也蓋教化之失其道非一日矣安得
如閣下十數輩不畏強禦執法如山而一一力挽既
倒之狂瀾乎抑鄙人以爲拯弊之法仍不越乎重廉

恥而崇經術廉恥重則有以養其羞惡之心經術崇則有以熄其浮薄之氣夫然後本實不撥而教化可施若緣飾時藝以竊科名炫鬻詩詞以競聲氣者引而歸之正路可也捨而置之度外可也此在高位者之所得爲而在下位者或力不足而志不遂勢不伸而法不張有咨嗟太息而已矣以相知愛之深爲閣下喜其道之得行而慨乎言之亦所以堅閣下之自信也

答同年盧厚山侍郎書

夏末奉札敬悉一切近狀頃西陲孔棘閣下奉命起家馳赴關隴區畫軍需

聖明倚重屹若長城海內望風庶措邊圉於磐石之安而艱鉅所投至交如弟亦不能不從數千里外爲閣下寢食懸懸也惟禱祝

天威所加滅此朝食振旅遄歸則資糧扉屨之供不虞支詘閣下亦得奏股肱心膂之功上膺懋賞耳閩中臺灣械鬥焚掠殺傷甚於叛亂幸孫尚書調兵五千踰海鎮壓事閱數月幸旋銷熄誠吏民疆土之福

大府涉冬可內渡矣閣下柱石之材爲國經營宣力近開始見二毛願善自攝衛強固神志以答

天寵如弟蚤衰多病林下栖遲不足煩注念也承示公子讀書事竊以爲末俗波靡少年易鶩紛華高門貴胄又有親朋僕從招誘爲非或獻諛競諂助成其驕戾之性故世家子弟往往墮入豪華傲惰之塗而不自知其過也嘗謂子弟固不可不讀書至於問學之優劣科名之得失有天存焉不必苛繩惟爲人之道守身接物必不可不事事循分依理知稼穡之艱難安服食之節儉畏父兄若嚴君視臧獲如人子

則所以養德性而惜福澤者優游有餘矣然惟賴良師益友朝夕啟迪漸漬既深則驕佚燕僻之念無自而生古人謂習與正人居聞正言見正事行正道不能毋正雖大夫士庶之家未有不由此以成其教者也閤下賢勞靡盬未遑家事緣前札有過慮語恃平生膠漆之情有同骨肉敢復覲護言之欲以寬達者之懷而助左右視聽之百一惟閤下垂察肅問起居不莊不備

與薩蕙如書十七歲作

壽祺聞仲宣以學鳴而伯喈為之傾心長吉以才顯而昌黎為之折交由此言之湔拔塵埃章相道義雖無接後進名曷可少哉壽祺鄙隨諸君子之末初識執事竊窺執事天情高曠有振衣千仞之槩壽祺雖顯蒙私未嘗不以執事為古之人而非今之人也壽祺年十有七弱植惘惘未遠塵俗自念上之不能以高行邃學擔荷世宙如宋廣平范希文次之不能以雄節偉略建樹竒勛如終孺子班仲升下之不能以焮掌苦學足不窺門如董廣川何邵公觀賢人之光

耀則顏怍蘇子由求天下之奇聞壯觀則未遑為司馬子長數者皆短藐然不足以語海言天蓋亦彰矣然壽祺亦自守澹靜力絕徵逐非同志一人弗妄交而其胷中則時有退然如不勝衣之懷浩浩落落憐才千古之心慨慷鬱勃不可告人之意願自以不得師如黃叔度不得友如郭林宗則恐其德器文學遂無成雖小有才而終不得當於大雅也執事承文獻之遺負著作之能駸駸乎式晚近而追正始如壽祺等比其視猶鸞鳩斥鷃也固宜乃頃者一俯觀鄙作遂殷然而獎進之出所有以誨之降德以親納之壽

棋茲則念不敢至焉且夫天下之患向聲背實闇於
自見文人相輕自古所譏丈夫平生得一知己豈以
自雄亦務於聞教以斬自繩度而已今壽棋於執事
雖猶管蠡之見然不可謂非知執事執事過辱拂拭
亦不可謂非遇壽棋厚是以不揣其愚私披悃幅執
事其以為童子無知乎則不敢及緒論之聞也其誠
以為可教乎則深有望於切劘之助也且君子之與
人交誠知其可進則與之不暇逆計其成虧也故願
執事察壽棋之款實矜其蠢弱諒其胸中之竒憫其
儉於師友之資曲加誘導俾得廣於聞教而毋吝於

切劘以盡仁人君子之用心則壽祺於仲宣長吉雖
矐乎其後庶幾自今仰跂焉而執事之扶翼吾黨即
以儕諸伯喈昌黎抑且未肯多讓

答王伯申尚書書

去冬接奉手教謹悉前呈拙刺已塵清覽辱獎借過
情徒增慙慙伏維尚書閣下懋膺 天寵榮長春官

政禧綏豫侍奉萬福為頌恭校康熙字典曾否竣事
此書部分多依梅氏字彙之舊與說文玉篇類篇異
每字音切往往匯合群書為一不易分別不識今何
以析之壽祺曩在京師竊聞緒論亦欲課談經義希
附於石渠虎觀之徒而才資駑鈍無由致專歸里以
來疲於文字之役精力衰減學卒無成視閣下一門
傳業冠絕海內比肩許鄭陵轡孔賈相去奚啻千里

耶樅兒年少妄喜治經穿穴注疏頗有心得東夾西
夾攷一篇主焦里堂說以為東堂東向西堂西向東
西序之端折而為南墉而謂東夾西夾即東西堂無
室之名夾室乃門夾之室仍辨焦氏之解夾室為誤
其義似牀而殊礪既而見浚仲子胡竹邨皆嘗駁難
焦氏且承來札下詢壽祺老矣不復能研思博攷竊
念禮經中所言宮室之地必有足相印證者因命樅
兒重鉤稽之大要據既夕記設於東堂下南順齋
于北之文斷東西堂之必非南向據特牲饋食主婦
視饔饗于西堂特牲記饔饗在西壁之文斷西堂西

向故得近西壁據燕禮賓降立于西階西大射儀樂人懸宿于阼階東斷西堂下不可以為西階西東堂下不可以為阼階東據公食大夫禮大夫立于東夾南小臣東堂下斷其在東堂之南者為東夾南在東堂之東者為東堂下據聘禮西夾之饌陳于西墉下斷東西堂之左右墉亦皆稱墉據鄉射禮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與大射儀君之弓矢適東堂君臣小異斷東序東非即東堂乃東堂之南墉據士喪禮君升自阼階西鄉祝負墉南面喪大記祝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即位于阼斷祝所負墉即東堂之南墉而非

房之南墉椳兒又謂鄉射禮賓與主人袒決遂言堂東堂西說決襲言序東序西足見兩地之相近而非一處聘禮堂上之豆西陳東上而西夾之豆變而南陳北上明其為面東異向昭然矣西夾之壺西上東陳而東夾之壺變而東上西陳明其為面西異向昭然矣尚書西夾南嚮當以西夾斷向南嚮連下就敷席言之不可以西夾南嚮為句矣皆於禮經推勘精密比附貫弗千載後猶可攷見古人宮室之制其發明毛詩鄭箋改字亦聞有前人所未及者未始非說經之一助曩蒙許可姑今灾梨俾得廣於請益今奉

呈禮說毛詩箋說二冊伏乞通儒尊宿教所不遠庶
幾兩世執經咸承師法少贍仲師同授金巖之業賈
徽景伯踵遊塗惲之門終獲津梁不迷軌轍則臨淮
都養亦受尚書后氏曲臺並傳小戴青蠅不脛而致
千里皆光祿公與閣下喬梓之賜也感荷何有涯涘

與方彥聞令君書

彥聞先生令君執事日者承教以鄙撰東越儒林文苑兩傳標題居其大略而所錄乃本朝人物於義未符誠嚴誠覈壽祺先於嘉慶十有四年充國史館總纂專勅儒林文苑兩傳尋以憂歸明年宮保儀徵公適在京師當事延之獨纂儒林傳嘗以書屬壽祺採掇閩中人物是時壽祺方為張撫部恭注仁廟聖製全史詩未暇秉筆踰年編輯二卷上之史館而儀徵公已奉命以漕帥赴南河矣朱詠齋侍郎時在史職錄副藏之館中而諸公莫適為主續採

儒林竟無一增遷延數年乃以儀徵公所撰 奏御
文苑則遲之又久未審何時竣事去歲及門慙患付
錄前稿因繫之史館不更標明時代遂蹈踈忽失於
照察非遇執事曷由聞過耶壽祺嘗稽討故籍如唐
谷况燕南記止載成德一鎮事宋張守約蜀記止載
孟昶事周密武林舊事止記南渡都城雜事無名氏
京口耆舊傳始宋初迄端平嘉熙句延慶錦里耆舊
傳始唐中和迄周乾德明楊循吉吳中往哲記止載
明初李濂祥符鄉賢傳自明初迄嘉靖張大復崑山
人物傳名宦傳戚元佐樵李往哲編皆始洪武迄萬

秣國朝孫奇逢中州人物攷孫承澤畿輔人物志
盛楓嘉禾獻徵錄皆止錄明人而唐黃璞閩川名士
傳專錄神龍以來知名者周蔣文惲閩中實錄專記
王審知父子事遺式尤切近自昔操觚之士循習相
沿各有取爾史記綜括數千載文起黃農而儒林一
傳亦專叙漢世經師援茲比方是或一道殆以言非
一端事有緣起自著簡首本意可尋與且夫子長列
傳僅首夷齊伯起史書旁收涼蜀馬續人表乃盡犧
年孟堅天文無預漢事揆其體例莫逃子元之純彈
何況餘子壽祺仰承指示覺悟未遲擬於兩傳上各

增後字較相區別庶免乖違又敝鄉明陳鳴雀有東
越文苑著錄 四庫踵而為之固其宜也仍乞執事
不吝教誨幸甚

答陳石士閣學書

頃奉手教謂鄙撰通志凡例儒林一門必有朱子不足以示尊崇欲仍宋史道學之舊案周禮曰儒以道得民禮記有儒行篇經典釋文引鄭君三禮目錄云以其記有道德之所行儒之言優也和也言能安人能服人也荀子有雅儒有大儒以周公仲尼功業為大儒之效揚子言通天地人曰儒王充亦言有雅儒有鴻儒然則儒也者備道德賅政猷括問學古者以稱周公仲尼後賢又何加焉儒林文苑肇於馬范林苑皆叢萃包羅之義儒林紀傳經授受之源流類而

叙之以明家法而班史於賈誼董仲舒兒寬朱雲彭
宣王吉貢禹夏侯始昌京房翼奉蕭望之之倫雖列
儒林復立專傳後漢魯恭伏湛曹褒鄭元鄭興衆范
升陳元賈逵桓榮丁鴻馬融蔡邕諸傳並循此例蓋
彙傳所以表經師專傳所以尊名臣其有經術足以
綜諸家節義足以範一代推而揚之使異於章句之
師雖人非一科然未嘗更立名目也道學之名初自
元人古無是稱不可以為典要且道外無儒儒外無
道道之與儒將何分判宋史道學之外復有儒林東
萊西山攢諸程朱之外入附出汚豈能郵當唐書儒

學之名亦本史漢踐履之賢著述之彥莫不并包其中同條共貫揆之權衡無庸更易夫聖門四科游夏列於文學孔子語子夏以為君子儒語子游以學道舍儒何以為道舍學何以為儒哉陽大賢百世尊仰然平心而論正與游夏伯仲使紫陽而在亦未敢自謂駕二賢而上之也必欲因仍宋史之舊道學儒林歧而為二乖違舊章失所依據欲崇道學轉蹈不經恐徒供通人之竊笑耳謹案 國朝 欽定續通志列傳以宋史道學併入儒林今謹遵義例以破羣疑而朱子則專立列傳仍循史漢之法若瞞漁鄉

貢所述閣下之意謂當以戴陽弟子類繫其師之後
此盖用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後漢書郭太傳附紀左
原以下諸人之體使知一脉師承累世不墜然施之
省志則無以處夫非桑梓而在門牆者鄙意欲以朱
子之書效蜀志之傳諸葛忠武侯詳叙篇目列其體
要使學者有所考焉則不必立道學之名而大儒之
宗旨定矣乞閣下終教之幸甚

答張亨甫書

亨甫足下今年得都下兩書並示近作知足下交游
道廣名噪京師然借貲求官不成秋試又不得志旅
居骯髒倦而思歸噫亦困矣誦婁光堂詩壯其才未
嘗不衰其志而悲其遇之窮至與朝鮮從事言別從
事失聲長號而足下長歌當泣使僕覽之亦潸然欲
涕又怪以足下之才奚讓雞林之誦樂天新羅之師
茂挺而不能爭得失於一夫之目忘毀譽於一時之
口抑獨何也於戲自古抑塞磊落之士率皆跡殆不
羈偏激自遂與時齟齬而不可相合求如鄭次都之

厚君章牛僧孺之護牧之豈易得哉雖然敬通廢黜
時不偶也臺卿屯阨命不辰也亨甫自視所遭類之
否乎夢得蹭蹬傷蹶進也飛卿落魄坐輕狂也亨甫
自視所性類之否乎茂秦見攢競時名也對山積唐
粲素節也亨甫自視所操類之否乎嗟乎世塗之熾
熾於孟門人心之詭詭於焦原虎尾春冰朝夕惕厲
猶懼矢來無鄉莫之或避而况放言高論侈心盛氣
以觸之其不速謗也幾希嗟乎亨甫不平勿鳴繩已
易暗責人則明人知閉其闔莫知閉其情子怨人之
媒孽人亦畏子之脣舌巨闕豪曹太剛則折垂棘懸

藜在泥則涅驥駢一蹶不如跛羊雞彝有壘不盛醴
漿是故君子必慎其所處也嗟乎亨甫子齒鼎盛如
木華滋下帷發憤歸有餘師三年南北意與歲馳脊
令實涕烏烏懷飢子不出而逐名韁割利幅天下孰
與子曳脩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吾為子賦鳴皋
之歌詠小山之詞寧為澤雉之飲啄山梁毋為黃鵠
之浮游四海也

答林平階解元書

頃奉札具悉年兄足下講授金門學業日富為慰所
示云云其人素不相知其事尚無實據僕固未嘗許
以排解也承足下自辨不預外事恐汨沒於勢利之
中致失秀才面目而以嫌疑之跡關人名節輾轉不
安急於剖白善夫足下之言也士君子檢身砥行不
當如是耶學者知自愛其身名則義利明而廉恥立
僕以此硜硜數十年僅比於鄉鄙自好之徒以求附
狷者之列然還願衿佩冠紳之倫其不軼短垣而踰
之者尠矣及門二三子卓然有守者亦指不多屈不

意足下之拔塵脫垢助我大聲疾呼以醒衆醉也使
為士者盡如足下之立志天下安有決舊坊而倒狂
瀾之患哉足下能充是心以往則它時立 朝莅官
其不為利怵而威惕也必矣僕之所以為足下喜而
不寐者非獨一日一事而已也衰朽餘生意氣消阻
得足下乃復自壯煩冗率嫻酬應特草此以報足下
且堅其不磷不緇之操

與梁茵林藩伯書

葉上舍歸遠奉答示寄賜詩集及滄浪亭題詠數種
光彩煥發若錫百朋復蒙惠貺多金助餼鄙草感荷
感荷閣下政學閎通固宜傳播宇內慰爭睹星雲之
願若下走學步邯鄲不足以及前人踵武豈意君子
欲誘而進之著作之林俯仰懷慚曷由仰酬盛意滄
浪亭名跡閱年七百得閣下重葺而新之風雅勃興
它日繼綿津而擁節旄高風勝韻益可知也許不棄
紫藤花菴集從其家索借一卷乃游粵時家山雜憶
詩百餘首此外渺不可得滄浪亭游齋之作末由搜

訪矣壽祺比年採輯石齋黃先生文集自康熙間鄭
虛舟刻本外得見鄭白麓編次本洪石秋元編本並
借錄副墨益以逸文逸詩凡數十冊先生能為秦漢
魏晉之文虎躍鯨鏗為海內不傳之秘陸萊臧縣尹
勸鳩貲付鈔壽祺嘗言之孫宮保忻然許諾今擬求
同志集數百金明春開雕公布天下使知先生絕學
雄文百世不可磨滅是亦後學之責也吾鄉重建貢
院與恤嫠二事蓋千載盛舉壽祺皆幸得從事其間
貢院物材充實罕有漏卮恤嫠則報明人戶詳悉察
訪城中紳衿之家熒獨困窮指不勝屈且有仕宦未

久而其妻妾女媳無以自存者此事誠斯須不可緩
賴葉次慢縣尹捐銀八百兩復先墊金錢二千四百
貫專心經營不遺餘力今夏閏月乃克舉行其始散
給嫠婦百七十人洎冬已二百人矣閣下於此二事
捐助千金桑梓沐膏飲澤垂諸無窮大丈夫得志行
其所為不當如是耶貢院合諸郡縣勸捐得洋銀十
餘萬計工費亦略相抵惟恤嫠經費猶未充裕願閣
下順風而呼於同里之仕外者廣為愆惠功德益無
涯涘幸蚤圖之所示督辦新漕海運修浚吳淞江水
利皆東南政賦最要閣下併營百務履勘周詳而所

援海忠介截漕故事請於大府者果與

朝廷意

旨豫相符印明智識微見遠踰越尋常詎可以道里計耶夫賢士大夫以身任天下未有不投艱大而肩勤苦者也吳民之恃閭下如飢寒之於衣食不可以一日離雖甚委曲繁重固所以鍊其才性而索其功業豈勞薪之可同歎與竊維吳中財賦之區天下根本而州縣徵求無藝支應公私豪紳蠹士挾制分肥聞諸道路江南包漕之利歲積三百萬緡夫此三百萬緡者竭黔首之脂膏而奉諸百餘長吏者也百餘長吏日浚其下取億萬之輸以招虎視又持此三百

萬緡之資以供鷓獮之一飽敲骨鑽髓民不堪命欲其無窮且死惡可得也今又聞當事議裁州縣浮收之數折十為八以塞其流意雖美而勢恐不行何者州縣征利於漕習為故常百數十年日增日重一旦裁減則必明立規則行之未久將以八折之額為正供而復詭設名目別加苛斂反踰舊例莫可究詰閭閻重困必轉溝壑此仁人在位之所憂也閭下處蕃宣之地總均輸之條繫蒼生之望而抱父母之慈度無不目繫惻憐惻然憫念者適值大府有心釐飭不知何以銷六蠹而除五蠹願竚下風以聽德音為

國家居安而慮危也今日治河萬無上策漕政殆不能不改由海運若果參用至元至大故事三江改海漕大半可減東南民力十之三四庶幾喘喙其蘇朝夕樂業雖有海道風濤之險通倉收兌之難較之漕河相去倍蓰然乎否耶敢布區區伏惟垂察

與林少穆巡撫書

少穆侍郎開府閣下三月六日忻悉閣下榮膺簡命鎮撫江東

聖主視封圻之重過於河渠故旌旄駐濟寧甫三月而擢昇大邦且鑒前疏之誠以酬志事

朝廷倚毗之隆交孚之篤近世所未有也非迪棊勤施勲德若周召者孰能當此閣下曩再莅吳有德於吳人甚鉅吳人父兄而尸祝之日望節鉞之重來今而後喜可知也然此海內蒼生之慶豈獨吳人哉江南財賦半天下顧比年水患荐仍民氣凋劫箕斂浮

溢厨傳繁奢虛耗之弊在官多於在民紆之則養癰
感之則瓦裂此誠軍國之憂也竊以為治去其太甚
患防於未然除害馬以息勞魴一二可做什伯矣閤
下得無笑其言之愚且妄乎至於正本之道非屏供
億而絕苞苴不足以執貪慝之口而養痕痛之膚此
閤下所優為而亦中外所為閤下共信者也閤中年
不順成每憂飢餒凋敝日增鬥殺日熾脂膏日剝刑
獄日繁貧無以養富無以安夫婦愁苦靡所控告此
誠水深火熱之秋也粟原夢白廉車始至人望屬焉
惜皆席不暇暖遽遷以去梁谿徂謝棟折棖傾幸得

仁明君子來為總制海濱之福也
不然桑梓之病安有瘳乎

答李太守論周尺漢尺書

昨承示蘇齋慮僂尺樣與壽祺仿刻曲阜孔氏漢尺合而辨山左金石志尺圖之誤疑曲阜顏氏周尺之長短不齊研覈精審不肯苟同誠善誠善王伯厚引呂大臨考古圖有玉尺壽祺家元大德本考古圖亦無之不獨明本及今本也則此圖脫佚久矣沈冠雲所摹秦熺冊建武銅尺即儀徵阮宮保師重彙之王復齋鐘鼎款識也冠雲據建武尺銘周尺漢鐫款銅斛尺後漢建武銅尺晉前尺並同謂此近古最著因繪古尺圖以定周官祿田桂未谷譏其武斷冠雲未

見周尺也孔東塘得建初慮倮尺乃言漢章帝得玉尺鑄銅尺頒郡國又言漢儒有黍尺指尺之辨吳槎客譏其疎舛章帝未嘗鑄銅尺頒郡國漢儒未嘗辨黍尺指尺也然近儒考定建初尺並據銘文謂周尺漢尺晉前尺三者皆同壽祺核之蓋不盡然孔東塘記自云建初銅尺與周尺同當古尺一尺三寸當漢末尺八寸其所據古尺不知何時所據周尺殆非曲阜顏氏藏式抑隋志之周尺與所據漢末尺得非劉歆之銅斛尺與由此言之是周尺已不可得其真矣顏氏周尺疑從蕭山王侍郎借摹而諸家未收不及

詢其自來既省中獄興侍郎歸此事遂廢今亦無由
稽討矣按隋志有諸代尺度十五等其一周尺漢王
莽時劉歆銅斛尺後漢建武銅尺晉泰始十年荀勗
律尺為晉前尺祖冲之所傳銅尺志引徐廣徐爰王
隱等晉書云武帝泰始九年中書監荀勗始知後漢
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乃部著作郎劉恭依周禮
制尺所謂古尺也以量古器與本銘尺寸無差又引
梁武鐘律緯云祖冲之銅尺其銘曰晉泰始十年中
書考古器揆校今尺長四分所校古法有七品一曰
姑洗玉律二曰小呂玉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

錯望臬五曰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姑洗微
強西京望臬微弱其餘與此尺同銘八十二字此尺
者勛新尺也今尺者杜夔尺也此其所校古器大氏
漢尺為多耳然則漢尺與古尺微差也其二晉田父
玉尺比晉前尺一分七釐志云世說稱有田父於野
地中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勛試以校已所
造金石絲竹皆短校一米又有周時銅尺一枚古玉
律八枚尺不復存玉律一口蕭餘定七枚夾鐘有昔
題刻乃制為尺以相參驗長祖冲之尺校半分然則
周尺與晉前尺祖冲之銅尺固不相同也其四漢官

尺晉始平銅尺志云比晉前尺一尺三分七毫又引
蕭吉樂譜云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史奚景於冷道縣
舜廟下得玉律度為此尺後始平掘地得古銅尺以
校勗尺短校四分晉志以冷道所得相傳謂之漢官
尺隋志以始平所得為別一尺然二者皆章帝時所
造然則漢尺與晉前尺殊差也王復齋鐘鼎款識有
晉銅尺銘與慮儼尺同程易疇云江沓齋考定諸家
之說周尺得開元錢八枚以校此晉尺短一寸一分
漢尺得大泉十枚以校此晉尺長二寸三分又案孔
氏慮儼尺以校此晉尺長二分強然則周尺漢尺晉

尺率皆微差也程君又據王莽貨布泉力及大小泉流傳於今擇其輪郭完好者互校定為莽時造錢布之尺與此晉尺豪髮不爽然鎡歆莽國師也銅斛尺即莽尺亦即漢末尺也顧何以與晉尺合與古尺周尺漢尺又微差與蓋自周以來數千年增損以漸或日久銷鉛勢使之然閭下援禮記鄭注周尺之數未之詳聞符於桂未谷之論礪然卓識夫鄭司農尚不能定周尺况至今日焉能一一比勘無譌哉儀徵師積古齋鐘鼎款識曰建初六年乃後漢章帝即位之六年辛巳距建武五十餘年時代既殊尺有贏縮不

害其為同也此言亦善為諸家之調人者乎蔡邕獨
斷曰夏以十寸為尺殷以九寸為尺周以八寸為尺
陳祥道禮書曰考工記辨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辨
徑九寸羨而長之從十寸廣十寸同謂之度尺則周
之法十寸九寸皆為尺也考工記於案言十有二寸
於鐘圭言尺有二寸此十寸尺之驗也說文曰咫八
寸周尺也玉制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六尺四寸為步
六尺四寸乃八尺爾此八寸尺之證也論周尺者於
此得其大凡可矣唯閤下裁察之

與程梓庭制府書

壽祺頓首謹奉書梓庭尚書年大人閣下伏惟閣下
各世之資靈宇蒼生所倚恃 朝廷重念海疆以閣
下為巨川之舟楫萬目睽睽望之如歲如慈父母如
大旱之雲霓蓋八閱月於今而節旄甫莅茲土百端
紛紜亟待整飭適臺陽不靖戎務倥傯旦夕東渡奏
捧海澆熒之功元老壯猷輯綏軍國 上賞崇階不
足為韓范多也再甦之慶奚止娑洋黎庶哉惟是重
溟遠隔形勢與內地懸殊下車之始或當詢于芻蕘
壽祺繫心桑梓之私敢布區區願大賢恕其迂愚而

察之幸甚竊以臺灣閩粵雜處世為仇讎芥蒂細故動尋干戈加以內地無賴莠民視此間為魚雀之淵叢輕帆飛越歲積無算雖有官照末由稽察此輩至則溺於賭飲鴉片狹邪之遊作奸犯科乘隙煽動厥亂易滋有司亦往往視此間為利藪禁戢不嚴怵虐弗戒眾怒所熾遂致燎原故伏莽之興屢見而不止也乃者賊氛肆擾戕害官弁彼於守令怨毒甚深願得而甘心久矣此釀禍之源也然烏合之眾不過數千度其餘皆迫脅之徒非有堅甲利兵軍輜火藥足以抵抗久稽諸城無恙固守以俟大兵兵貴神速席

捲疾趨鼓柁乘風何難滅此朝食否亦遁逃山谷不敢出櫻吾鋒此時提鎮兩軍蚤已拒臺旬日之間必有成效為今之計師干親赴其要約有數端一曰募義勇內地所調之兵多漳泉人以攻粵賊則可以攻漳泉之賊未必得力福州之兵亦多怯弱且聞安南盜船三十餘隻猖獗於白龍尾洋其地接壤粵東之龍門閩粵沿海各嚴防禦下游之兵今亦未便輕調往臺灣有變率於彼中招募義民禦賊富者保護身家貧者希圖財賄或以義首管領或以將弁督率必能同心協力戰守有資勝於官兵之畏蒞朱一貴林

爽文蔡牽諸逆之平均賴乎此舊章具在可覆按也
一曰散脅從脅從者畏禍則隨貪利則去誠使豫張
明示出以惇誠諭以禍福令其幡然改悔解散投歸
多一蟻附之民即少一鴟張之賊黨羽先除凶渠窮
蹙自然立見敗亡矣一曰審地形臺地山高溪夥箐
密林深內山迫近生番賊每潛相誘結負固匿藏故
盜賊出沒之區隴貅屯留之地何者宜批亢而擣虛
何者宜乘堅而攻瑕何者可以設伏何者可以翦翳
伐木必得本土人士始諳形勢而後進兵無阻賊在
吾目中矣一曰縣重賞語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賊

雖好亂豈能固結人心與同生死誠使義民有能殺賊或彼中有能殺賊首以降者驗明立予重賞匝月之內巨憝可盡殲矣一曰撫難民賊掠財於民因糧於民被賊之家困阨無依急為撫綏尚可存活或移置郡城或令各莊自相衛護鄉保官以游兵策應庶民心有所恃而無恐否則非歸於萑苻亦轉於溝壑矣醜類既滅虻須搜捕竄逸無俾遺種善後之要亦有數端一曰擇有司臺灣富庶人情耽逸可以為海嶠藩籬之藉不可以為州縣調劑之資以為調劑州縣是縱之濫篋篋以恣兇肉也撫馭乖方蕭牆禍起

前車覆轍其可蹈乎有司誠賢則民不生亂首在潔廉次在明斷勿惑胥役勿徇僕從察獄以情曉民以義雖有邪慝曷從而興一曰禁奸宄偷渡者嚴立科法管口者毋任家丁羨隱之逋逃漸少則良善之生聚可安埔裏社水沙連諸番地漢民各萃數萬甄難禁絕曩大吏屢議闢境設官緣畊墾田土不得統理之人因而中止今縱未及定制亦宜嚴定畫界俾番民不相侵越漢奸不得滋事亦杜亂萌之一塗可以推及者也一曰肅戎政閩兵多出僱代老弱參半或有籍而無人臺地戍防之兵三歲一易無室家之戀

而有驕樂之心將與卒不相習兵與民不相親指麾不靈情與懦并其溺於賭飲鴉片狹邪之游與奸民無異也此安望其緩急足恃乎今必堅明約束簡練軍實辟壘一新秋毫無犯使法立知恩然後可用其它詢事考言察吏安民開誠布公集思廣益之方固閣下所措之裕如者閣下剛果有為釐工熙采保民如子疾惡如風宏此遠謨海隅孰不引領以望雖然臺灣瘠疥癰之疾變生倉卒故未免震驚我師出征疾則迅雷不及掩耳緩則潰灘難於收拾其實螳臂焉能當車哉所憂者乃在內地耳閩中土瘠民貧產

米有限向來仰食上游近生齒浩穰上游又常禁鄉
不糶外境其來者亦不足以濟福州則與泉漳同仰
食於臺灣去年浙撫奏開海禁招運臺米連艘以往
不下數十萬石自去冬迄今春福州糧價騰涌海米
稀至遂有今夏四月民變之事六月蚤稻登場甚稔
而連歲歉薄戶鮮蓋歲八月間猝遭海溢大水滄田
颶風傷穀徧及下游晚收僅得十之四五長樂福清
水災入告秋後米價日高臺陽軍興商舶裹足頃石
米緡錢四千二三百其飢未有所止冬末春初將復
如何不必待青黃不接而已有岌岌之形福興泉漳

四郡人心皇皇飢餒之餘恐生他變不可不未雨綢繆若延踰臘則緩而無及矣比借撥浙江江西二十萬石之米本援乾隆六十年舊例然聞當時

諭

旨綦嚴兩省終止運到萬餘石此次料亦不過爾爾車薪杯水豈能補抹倘可請截留江浙漕米庶幾有濟海外多事之秋諒蒙

俞旨耳昨夕奉謁面陳

承諾此事刻刻在心宜更設法而戎機孔棘尅日兼程誠慮無暇及此然此尤根本之計腹心之憂不敢不先詳切以告要非一人之私言也惟閣下圖之

與張翰山臬使書

越中鹽務積疲賴君子竭力整頓體國公忠豈時俗所能頡頏承示今日費繁課重民窮而易為非誠探本之論然商賈驕奢耗靡之病與作奸犯科之民相去不能以寸痼疾已深及今潰敗安可救藥耶自古天下生財之道農田而外禹筭為大理財之政夷吾而外同姓為最然當時無大賈操奇贏其間天下之利與天下共之而國日以富後世責課於商而緝私於民商日肥民日瘠而國日貧其究也商亦日蹙而國卒不富此其故可思也昔顧亭林言今之官鹽皆

私今之私鹽皆官也夫舉自食其力安分之良民而槩目以私梟置虧帑誤課榮私舞弊之奸商而悉逃法網欲禁令之行不可得也况望其有益於國乎故愚以為末流富足之術舍鹽政無它塗鹽政之興舍取稅於場竈而去官私之名無善策取稅於場竈無私非官事不煩而課日增歲可贏財數百萬海濱之人皆有以為生而無盜賊之患視募商輸課設引行銷嚴刑峻法束縛馳驟者利害不相去倍蓰耶顧無若勾管之官與吏胥利藪在是雖下廷議未有不百計阻撓之者則其說亦孤懸於世而已矣聞執事擬

浙鹽條議甚善不審可行之閩否望錄草見示閩鹽
尤萬難振作非盡改弦而更張之不可也慎獄之司
彼中較閩為省以執事明允莅之必無寬濫耳僕頃
讀左氏傳言魯以相忍為國晉不心競而力爭竊兩
非之然如南蒯公斂處父之徒安可使一日肆其爪
牙范匄之不戒象齒羸季之不奉中軍陽處父賈季
之易置私人更有宵小播弄其間蝸蟻沸羹之相未
必不萌乎此僕家居嘗感往事而發次室之嘯不自
知其迂且愚也聊為執事述之